

近代散文抄

平伯題



沈啓无編選

近代散文鈔 下卷

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民國廿一年五月初版

一——二〇〇〇冊

版 權 所 有



近代散文鈔下卷

實售大洋壹元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 選 者 沈 啟 无

發 行 者 北平人文書店

張宗子文鈔

四書過序

六經四子自有註腳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輩有言，六經有解不如無解，完完全全幾何好白文，卻被訓詁講章說得零星破碎，豈不重可惜哉。余幼遵大父教，不讀朱註。凡看經書，未嘗敢以各家註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

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書之，名曰四書遇。蓋遇之云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見道旁蛇鬪而悟草書，見公孫大孃舞劍器而筆法大進，蓋真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靜悟，鑽研已久，而石火電光，忽然灼露，其機神攝合，政不知從何處着想也。舉子十年攻苦，於風簷寸晷之中，搆成七藝，而主司以醉夢之餘，忽然相投，如磁引鐵，如珀攝芻，相悅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奧竅，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聲香味觸法中間，無不有遇之一竅，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

耳。余遭亂離兩載，東奔西走，身外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曾記蘇長公僮耳渡海，遇颶風，舟幾覆，自謂易解與論語解未行世，雖遇險必濟，然則余書之遇知己與不遇盜賊水火，均之一遇也，遇其可易言哉。

卷之一

近代散文鈔

陶庵夢憶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日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顧，以蕢報鍾，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

綌，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糗，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瓿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鷄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旋蝮穴，富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卽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痴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

·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噴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痴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榻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卷之一

近代散文鈔

西湖夢尋序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歌樓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

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爲得計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余今僦居他氏已二十二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僮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菴岑寂，蘆榻紆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麗卽嚙也。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齋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第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

夜航船序

天下學問，唯夜航船中最難對付。蓋村夫俗子，其學問皆預先備辦，如瀛洲十八學士；雲台二十八將之類，稍差其姓名，輒掩口笑之。彼蓋不知十八學士，二十八將，雖失記其姓名，實無害於學問文理，而反謂錯落一人，則可恥孰甚，故道聽途說，只辨口頭數十個名氏，便爲博學才子矣。余因想吾入越，唯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

及，然後習爲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鑑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厨，而其無益於文理考校，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或曰，信如此言，則古人姓名總不必記憶矣。余曰，不然，姓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凱。廚俊顧及之類是也；有關於文理者，不可不記，如四岳三老。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怯，拳足而寢。僧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

個人！僧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極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則可已矣，故卽命其名曰夜航船。

卷之一

近代散文鈔

一卷冰雪文後序

余選一卷冰雪文而何以附有詩也？余想詩自毛詩爲經，古風爲典，四字卽是碑銘，長短無非訓誓。摩詰佞佛，世謂詩禪，工部避兵，人倚詩史，由是言之，詩在唐朝用以取士，唐詩之妙，已登峯造極。而若論其旁引曲出，則唐虞之典謨，三王之誥訓，漢魏之樂府，晉之清談，宋之理學，元之詞曲，明之入股，與夫戰國之縱橫，六朝之華贍，史漢之博

洽，諸子之荒唐，無不包併於詩之一道，則詩也而千古之文章備于是矣。至於余所選文，獨取冰雪，而今復以冰雪選詩者，蓋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盡其旨。若夫詩，則筋節脈絡，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氣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則其詩必不佳。是以古人評詩者，言靈，言雋，言古，言渾，言以，言蒼蒨，言烟雲，言芒角，皆是物也，特恨世無解人，其光華不得遺發耳。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於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

曰，他讀得書多。余藉斯語亦以解嘲，故仍題之曰一卷冰雪文。

卷之一

以上錄瑯嬛文集

一卷冰雪文後序

三

近代散文鈔

瑯嬛詩集叙

余少喜文長，遂學文長詩。因中郎喜文長，而并學喜文長之中郎詩。文長中郎以前無學也。後喜鍾譚詩，復欲學鍾譚詩，而鹿鹿無暇，伯敬友夏雖好之而未及學也。張毅孺好鍾譚者也，以鍾譚手眼選明詩，遂以鍾譚手眼選余之好鍾譚而不及學鍾譚之明詩，其去取故有在也。毅孺言予詩酷似文長，以其似文長者姑置之，而選及余之稍似鍾譚者，予乃始

知自悔，舉向所爲似文長者悉燒之，而滌胃刮腸，非鍾譚則一字不敢置筆，刻苦十年，乃問所爲學鍾譚者又復不似。蓋語出胞胎，卽略有改移，亦不過頭面，而求其骨格，則仍一文長也。余于是知人之詩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紅黃，瓣之疎密，如印板一一印出，無纖毫稍錯，世人卽以他木接之，雖形狀少異，其大致不能盡改也。余旣取其似文長者而燒之矣，今又取其稍似鍾譚而終似文長者又燒之，則余詩無不富燒者矣。余今乃大悟，簡余所欲燒而不及燒者悉存之，得若干首，抄付兒輩，使兒輩知其父少年亦曾學詩，亦曾學文長之詩，亦曾燒詩之似文長者，而今又復存其似文長之

詩。存其似者，則存其似文長之宗子，存其似之者，則並存其宗子所似之文長矣，宗子存而文長不得存，宗子文長存而燒文長，文長之殺誦亦不得不存矣。向年余老友吳系曾夢文長說余是其後身，此來專爲收其佚稿。及予選佚稿，而其所刻諸詩，實不及文長以前所刻之詩，則是文長生前已刻不及文長矣。今日舉不及文長之文長，乃欲以籠落不必學文長而似文長之宗子，則宗子肯復受哉。古人曰，我與我周旋久，則寧學我。甲午八月望日陶菴老人張岱書於快園之渴旦廬。

錄瑯嬛詩集

近代散文鈔

岱志

張子曰，應劭記封禪而岱之事盡，鍾惺記岱而記之事盡，李士登記十六字而詩文之事盡，此外再益一字，是不知岱者也，是不知岱而并不自知者也，世豈有不知岱并不自知之人而可與言封禪，可與言游觀，可與言詩文哉。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耳，一字不及岱，而岱之事

亦緣是而盡。

言泰山高者曰四十二里，四十二里之內，有盤旋焉，有曲折焉，有上下焉，不全乎其爲四十二里也。乃四十里之內，而天時爲之七變，白州坡登脚而風冷大雨，至紅門而霽，至朝陽洞而日出，至御帳崖而陰暄，至一天門而大風，至三天門而平，至危封空而雪而冰。時凡七變，而天幾不能自主，雨暘寒燠，其聽之天乎，聽之地乎，抑聽之山之高下乎。至半山而日，而日之下又有雨，日之上又有雪，雨暘變幻，寒燠錯雜，天且不自知，而况於人乎。

看泰山，意想之所至，皆山也。至汶河而遂行水道中，

沙際淤大海船三四，留爲夏秋所用。而泰安州十里之外，皆坎壈起伏，以水衝激之地，人馬走泥岐中四五十里，無非水道。泰山之下雖不見水，而凡石痕沙跡，無非水也。雷域中而雨天下，其汪洋之勢，恍然在目。

雖州城數十里，牙家走迎。控馬至其門，門前馬廐十數間，妓館十數間，俱人寓十數間，向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到店，稅房有例，募騎有例，納山稅有例。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賀，到山者迎。客單數千，房百十處，早素酒筵百十席，優溪彈唱百十羣，奔走祇應百十輩。牙家十餘姓，合計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滿二

萬，山稅每人一錢二分，千人曰二十，萬人千二百，歲入二十萬，牙家之大，山稅之大，總以見吾泰山之大也，嗚呼泰山。

東嶽廟大似魯靈光殿，樞星門至端禮門，闊數百畝，貨郎扇客，錯雜其間，交易者多女人穉子，其餘空地，鬪鷄蹴踘，走解說書，相撲臺四五，戲臺四五，數千人如蜂如蟻，各占一方，鑼鼓謳唱，相隔甚遠，各不相溷也。

入儀門，仙宮高三丈，顛顛欲動。丹墀下有古松八九顆，蜺盤虬結，空翠逼人。下列奇石數十株，樾暗蒼冥，環行錯愕。入大殿，聖像莊嚴，羅列陰森，不敢久立。

問漢栢在東廡之外，木可兩抱，文紐橫斜，鐸鐸鏗響。六顆皆漢武手植，水經注載赤眉斫一樹，見血而止，今其斧創尙存，葉細如虬，色同背翠。魯之喬木如孔子檜，獨踞朽壽之外，至若子貢楷，大夫松，暉陽桐，僅存株朽，老而能壽則輸漢栢矣。西廡唐槐一枝，別具離奇之致，金谷園尺許珊瑚，不足挂齒。

五鼓，簷有滴瀝，余意遲之，牙家促起盥漱，山標在戶。標杠曲起，不長而方，用皮條負肩上，拾山蹬則橫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轉似螺，自成思理。出門天未曙，山上進香人上者下者，念阿彌陀佛，一呼百和，節以銅鐸，燈火蟬

聯四十里，如星海屈注，又如隋煬帝囊螢火數斛，放之山谷間，燃山燿谷，目眩久之。

甫上輿，牙家以錫錢數千搭樑杠，薄如榆葉，上鑄阿彌陀佛字，攜以予乞。凡錢一貫七分，而此直其半，上山牙家付香客，下山乞人付牙家，此錢只行於泰山之乞，而出入且數百餘金。出登封門，沿山皆乞丐，埒竹篋乞錢，不顧人頭面，入山愈多，至朝陽洞少殺。其乞法扮法叫法，是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奇奇怪怪，真不可思議也。山中兩可恨者，乞丐其一。而又有進香姓氏，各立小碑，彫刻之崖石，如萬代瞻仰，萬古流芳等字，處處可厭。乞丐者求利於泰山者也。

，進香者求名於夫山者也，泰山清淨土，無虛不受此二頂人作踐，則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踐世界也，與此正等。

紅門望泰山，世易之，謂高不越吾鄉秦望。過御帳崖，始壁立萬仞，陡上陡下。蓋前所謂泰山者，非泰山，徼來山也。上黃峴嶺，泰山始露其頂，登玉皇閣，泰山始分其身，至快活三，泰山始坦其肩背，至朝陽洞，泰山始出其肺肝，此時徼來山且在鞵鞞之下，不能以一山，敢蔽泰山耶。

大夫松一朽株耳。一天門以上，皆無拱把之木，以泰山風高，木不易長，意當年大八松，其軀幹亦不甚偉也。今人稱五大夫松，謂是五材樹，一不得其數以爲疑，黃美引史記

秦始皇上泰山封禪，祀下，風雨不至，休於樹下，亦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節也。今此朽株，乞骸亦一

御帳崖，宋真宗於此駐蹕，故名。前此皆泰山之路，曲道盤旋，未始斗絕，至此緣崖而上，蹬皆壁立，背插百丈崖，大小龍峪，奇石骨支，樹皆黧瘦，如鳥枝暗塞，一氣直上。至崖頂，望三天門，尙在雲際，行之半日，泰山高仍端然未動。

朝陽洞，泰山之半矣，洞仄呀不可容几，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故無洞府，無邃壑，凡言崖者洞者

，皆約略形似，取其意可也。上振衣亭，喜晴，見泰山日，濃雲之下，日光逗之，汶河沙，條條如結麻分縷，山下見白雲一股，從半嶺墮地，州城仍添添大雨。

大小龍口，夾壁天穿，鳥道猿崖，止削一縫，如大窰層冰，一斧劈開，萬尋雷烈，走其下者，陰闐冷腥，時有龍氣。

自此上爲盤之始，石蹬險滑。上此者尻脊兼用，肘蹠共支，一氣直上，留一步卽股慄，不能跂立，至半盤，忽失三天門，爲重雲所護，半蒙日不見掌，在輿茫茫，謂信輿不若信步。趨而下，見道旁懸鐵鍊，猿引而升，入三天門，罡風

射之，手足木強。

頂上，牙家有土房，延客人向火，余寒顫不能出手，爇炙移時，方出問頂。出門，白雲纏綿如敗絮，從者覲面不相見，摸索而行，手先於趾。

走里許，如入村落。左折而上爲碧霞官門，左進右出。入門，十數人負予而前，坐其肩上，亂撲香客。導余見元君金面，鐵柵如椽，從窗櫺中見佛像不甚大，蓋天下名山，如補陀^武、^百齊雲天竺前門諸聖像，俱不大，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爲四大部洲所無。

應劭封禪記，漢武帝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

，置棗錢於道，爲帝求福。置錢之例，其來已久，然未有盛於今時，四方香客日數百起，釀錢滿筐，開鐵柵向佛殿傾瀉，則以錢進。元君三座，左司子嗣，求子得子者，以銀範一小兒酬之，大小隨其家計，則以銀小兒進。右司眼光，以眼疾祈得光明者，以銀範一眼光酬之，則以銀眼光進。座前懸一大金錢，進香者以小銀錠或以錢在柵外望金錢擲之，謂得中則得福，則以銀錠進。供佛者以法錦，以綢帛，以金珠，以寶石，以膝褲珠鞋繡幌之類者，則以錦帛金珠鞋幌進。以是堆垛殿中，高滿數尺。山下立一軍營，每夜有兵守宿，一季委一官掃殿，鼠雀之餘，歲尙數萬金，山東合省官，自

巡撫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

出碧霞宮，雲仍纏裹不能步。自念三千里來，不得一認泰山面目，此來何爲，心甚懊恨。謀宿頂，不見人，且不見路，從人就寒，萬不可住，與人掖之，竟登輿從南天門急下，股速如溜，疑是空墜，余意一失足則齏粉矣，第合眼據輿上，作齏粉觀想，常憶夢中有此境界，從空振落，冷汗一身時也。頃刻下二十里，至朝陽洞，天霽如故，日猶在崖，山上只一片雲，弄我如許，惆悵山靈。

出紅門，牙家攜酒核滓足，謂之接頂。夜戲劇開筵，酌酒相賀，謂朝山歸，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求嗣得嗣，故先

賀也。余快快了故事，蚤宿，謀再遊。中夜起，見天高氣肅，簷前星歷歷如杯大，私心甚喜。

黎明，叱蒼頭目山樛，牙家喃喃作怪事，謂余曰，朝山後無再上山法，犯者有祟，余佯應之。從間道走至一天門，始得山樛。山中兒童婦女昨識一面者，輒指笑曰，是昨日朝頂過者，今日又來何也，走問輿人不住口。蓋從來有一日一宿頂者，無兩日兩朝頂者，千年朝山例，予卒破之。

入山路如逢熟友，一看而饒，再看而飽。過黃峴嶺，望三天門，纖雲不起，輿夫言今日有頂，方知有頂，亦不易得事。

上新盤，皆余身到而目不到之境，昨日幸不失足，思反戰慄。以無山符，不復進見元君。由祠左禮青帝宮，玉皇殿，看唐玄宗磨崖碑，蘇頌東封頌，東封頌字大如拳，蒲田林焯以忠孝廉節四大字劖蓋之，怒不欲觀。再去則無字碑也，高大許，石潤如玉，秦始皇欲以無字愚萬世，卽泰山二字亦思抹殺，立碑卽焚書之兆矣。余入泰山，見磨巖勒字，無一字堪入眼，而林焯劖蓋蘇許公頌，亦胸中有此四字作祟，故余反以無字碑爲寒山一片石。

登封臺爲泰山絕頂。合上一方石，色青如蛋，與天無二。山後一望，千山萬山皆馴伏趾下，如大海波濤，奔騰蹴踔。

，呀雪驚雷，滂薄無際，信是大觀。

日觀望海，實不見海，極目縹緲，恍惚見滄。應劭云，秦觀見長安，丑觀見會稽，周觀見濟。兗州二百里地，尙不能見其郭廓，何況寥廓。然吳門白練，實出自家語，聖賢豈欺我哉。

五花岡一塊頑石，進香燒藏者日數百人，烈山而焚，其火大熾，山下人掃灰燼，淘洗鎔錫者凡十餘家，故石雖煙煤，掃別甚潔。

回籃無雲纏，較昨更速，至石經峪，下而復上。山峽中有石五倍虎邱，傳唐三藏曝經於此，又名曝經石。石上鑄漢

隸金剛經，字如斗，隨石所之，盡經而止。聞秋時有水鋪過，晶映可讀。傍有儒者刻大學聖經一章敵之，闢佛尊儒，此刻石人意也。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是未到泰山者。泰山壁立千丈，不藉尺土，櫛沐甚淨，故山無大木，無深巖，無鳥獸虎狼，應是草昧時洪水漱滌，南方卑窪，土尚粘囊，此則地勢高捲，一邊直去，靡有孑遺耳。余見兗州地土掘下數尺，便見石巖，故其葬法，雖在平洋，具有岳瀆之氣。則是江北地土，其中多有千巖萬壑，特無九年洪水爲之盪然漱耳，一出其真面目耳。

到嶽宮尋碑碣讀之，目不給，日亦不給。歸至兗，劉半舫貽予以岱史，卒讀之，自應劭封禪外，亦少快心之作。蓋入史者必大老，必富道，而卑官冷局無力入之，如王季重泰山記，鍾伯敬岱記，俱不得入秩，况其他乎。此一史，其埋沒高文典冊者不可勝計，人而有意於高文典冊，岱史其不讀可也。

張子曰，山高數十仞，盡十里而沒，山高數百仞，盡百里而沒，岱至州城望之，不覺其甚高，及至黃河舟次，七百甲而遙矣，然猶及見岱之螺髻焉，則其高可勝計哉。且山東地勢之高出於江南者，不知幾千萬仞，而岱又高出於山更幾

千萬仞，則自江南發足之地，凡從鞋轍下高一咫一尺，皆岱之高也，嗚呼岱哉。

海志

張子曰，補陀以佛著，亦以佛勿盡著也。補陀去甬東三百里，海岸孤絕，山無鳥獸，無拱把木，微佛則孰航海者，無佛則無人矣。雖然，以佛來者，見佛則去，三步一揖，五步一拜，合掌據地，高叫佛號而已。至補陀而能稱說補陀者，百不得一焉。故補陀山水奇絕橫絕，而水經不之載，輿考不之及，無傳人則無傳地矣。余至海上，身無長物足以供佛

，猶能稱說山水，是以山水作佛事也。余曰，自今以往，山人文士，欲供佛而力不能辦錢米者，皆得以筆墨從事，蓋自張子岱始。

二月十六日，大風陰曠。登招寶山，風勁甚，巾折角，覆頂上，衣鬣翻腦，箴率自綻，僵臥石上，以尻拾磴，一級一臥，見同儕，第睜睛視，口欲言，風塞之輒咽。自辰至未，始抵寺。周寺有城，風大幾不能寺焉。寺後見海，無所辨海，惟見玄黃攫奪，開毗眩暈而已。坐閣上，視山脚，如俯瞰絕壑，舟如芥，人如豆，聞人聲嚶嚶如瓮中蠅，私念少頃舟過，余一芥中豆也。

返舟中，風稍弱。舟人曰，風大却順可出口，余怖惑不能自主，聽之而已。張帆卒過招寶山，舟人撒紙錢水上，僕僕亟拜，余肅然而恐，毛髮爲豎。問渠何拜，答曰有龍也。舟如下溜，頃刻見蛟門，無去路，前舟出山脅，知有道徑通。抵其下，山且三焉，從前視，或二或一，舟中人自異其見，山故三也。

出蛟門十里許，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有鐵，傍山恐吸住，故牽舟沙上住。夜潮平水落，舟勿顛動。五鼓潮來岸失，悉爲大洋，賴纜固不漂沒。風號浪礮，轟怒非常，或大如五斗甕，躍入空中，墜下碎爲零兩，或如數萬雪獅，

偪入山礁，觸首皆碎。自卯至酉，舟起如簸，人皆瞑眩，蒙被僵臥，懊喪此來，面面相覷而已。

夜半風定，開篷視之，半規月在山峽。風順架帆，余披衣起坐。渡龍潭清水洋，風弱水柔，波紋如縠，月色麗金，鏤鏤波面。山隕月黑，短松怒吼，張髯如戟，吞吐海氣，蠢蠢如有物蠕動，舟人戒勿抗聲，以驚驪窟。

金塘山，首尾數十里，山下沃野二三萬畝。國初居民繁衍，湯信公奉命備倭，綢繆牖戶，徙其民數十萬戶入內地，立碑山下，子孫尚有奏冊金塘山者，全家處死，地遂荒廢。湯信公烽戍數十餘處，其徙金塘固自有見，但舟山昌國皆在

此外，乃不徒舟山昌國，而獨徙金塘，則又何說也。

渡橫水洋，水向北注，潮從東來，如出奇兵犯其左翼，故橫水洋最險。五鼓過舟山，城頭漆漆，天猶未曙。瀕岸戰船數十艘，軍容甚壯。附舟山者，七十二嶼，人家多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嶼，田少人多，居人皆入海捕魚及蠔蚌水母，彈塗築步，擾攘沙際。

自青壘頭至十六門，大山四塞，諸小山環列如門者，十有六焉。向謂出此門，大海滄溟，縹緲無際耳，乃自定海至此三百里，海爲腸遶，委蛇曲折於屈巒疊嶂之中，吞吐縮納，至此一丸泥可封函谷矣，此是入越尾閭，天似設意爲之。

沈家門，日高昏矣。門以外是大洋海，帶魚船鱗集，觸鼻作氣，江鷗聞魚腥徊翔不肯去，擲以魚腸，則攫奪如戰鬥，白翎朱珠，鶴鶴可愛。余戲曰，或是觀音大士白鸚鵡千百化身。

渡蓮花洋，橫順風，搶風使帆，船傍刺刺入水，檣曲如弓，舟急如箭，桅竿戛戛有損聲，船頭水翻濤如蹴雪，余膽寒股慄，視舟人言笑，心稍安。見灘外諸山，火燄直豎，如百千駢指，合掌念阿彌陀佛拜向補陀者。過金鉢孟山，進石牛港短姑道頭，則恍如身到彼岸矣。

上岸數百武，董玄宰書入三摩地。石路開霽，夾道多松

楸，疎疎清樾。路凡三折，至梵山，梵山寺案也，繇背達面，梵山盡而殿角始露，蒲牢金碧，灼灼出林薄。後山嵯峨，亂石雜沓，如抱如捧。寺正門有海印池，池以外礫石數仞，勿令見寺，行過寺始見寺門。登永壽橋，橋左有太子塔，是外國太子所造，形如阿育王寺舍利塔，而規大之，石色異常，非中國所有。

橋北有貨郎蘆舍，市海貝蠃螺，風藤風蘭，佛圖山景之屬。寺門佇立，皆四山立岳之人，方言不辨，中多漳州人，絳纈赭衣，是釣船上水手。進山門，禮大士，入方丈，茶罷，歷懷闕亭而北，有大石數株，意甚蒼古，剝薜視之，有陶

石簣先生及余外祖陶蘭風先生題名，徙倚其下。

坐僧舍少頃，日猶未晡，余縱步從左行，至一門曰法華洞，余徑入，石如殘塼半株，螺旋而上，穴洞玲瓏，有餘地，輒作團瓢佛龕，直上三四層如芙蓉矗起，入其中者從花瓣中穿度，層折見之。鐘定，請看宿山。至大殿，香煙可作五里霧，男女千人鱗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廡內外，無立足地。是夜多比丘尼，燃頂，燃臂，燃指，俗家閨秀亦有效之者，爨灸酷烈，惟朗誦經文，以不楚不痛，不皺眉爲信心，爲功德，余謂菩薩慈悲，看人炮烙以爲供養，誰謂大士作如是觀。殿中訇轟之聲，動搖山谷。是夕寺僧亦無有睡者，百炬齊

燒，對佛危坐，睡眠婆娑，有見佛動者，有見佛放大光明者，各舉以爲異，竟夜方散。

蚤命呼笋輿游後寺，度輿未卽至，從大子捨而走，渡二小嶺，沙鬆絮，沒鞋輒。先至普同捨，後至潮音洞。洞開頤頤挂水，石噉齧如獠牙，鳴海水漱盪，吞吐怒潮，作魚龍吼嘯聲。天窗下瞰，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兩歧亂石，斷圭積刀，齒齒相比。再前爲善才礁，龍女洞，排列可厭，余問住僧，誌中言潮音洞大士現種種奇異，若住此，曾見乎？僧曰，向時菩薩住此，因萬曆年間龍風大，吹倒石梁，遂移去梵音洞住矣。余不敢笑，作禮而別。

歸途見日出，天塗殊無光澤，日呆白而扁，類果盒，漸升始滿，方有銳角射人。吳萊謂日初出大如米篩，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伽黎衣，或見或滅，此言其光滿注射之狀，非初起時狀也。余所言扁，意天際闊大，方升時，遠處倚徙，尙見其仄，昔人云，日如蒸餅，形或似之。

筍輿至，從北走過嶺，至千步沙，沙至海寺，約有千步，故名。海水淘汰，沙作紫色，日照之有銳，是沙步爲東大洋海之衝，不問潮之上下，水輒一噴一噓，余細候之，似與人之呼吸相應，無晝無夜，不疾不徐，其聆海之消息於是也。

五里至鎮海寺，是爲後寺，壁宇洪麗，不減補陀，而香火荒涼，不及前寺十分之一。蓋前寺自登岸至寺門，有市廛廬舍，近海而實不見海，猶之泰山元君殿，在山而實不見山，形家謂之納氣藏風，遂與城市無別。若後寺，則入門見山，出門見海，寬廠開襟，潮汐煙嵐，一目了曉，地氣於此，未免單薄矣。

過饑飽嶺，緣山皆靜室，嶺上見釣船千艘，鱗次而列，帶魚之利，奔走萬人，大肆殺戮。可恨者，嶺以下礁石巖穴，無不盡被魚腥，清靜法海，乃容其殺生害命如恆河沙等，輪迴報應之說，在佛地又復不靈，奈何。

去後寺又十里，至梵音洞，洞似潮音而狹，石窟中，穿羊腸而下，上懸絙索，磨胸捍石，身如守宮。至洞前，橫亘一石橋，望洞中黝黑，人摩眼日光下，諦視之，見洞中蓬勃有煙氣，從明視暗，見石跡蘚斑，隨人意想所至，便成形相，或見菩薩，或見神道，或見鬼王，所言種種，贊嘆而已。

山上東望，窅窅無際，三韓日本扶桑諸島，青螺一抹，杳靄蒼茫。遠近諸山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低而平者如眉，向皆土山碎礪，風濤吞齧之，非石胎不能存活，如礎如限，特其趾耳。近梵音洞有三礁，以其似香爐燭台，遂各香爐石燭台峰。蓋自東天門以來，多奇石，象巖佛手鷹嘴，形皆酷

肖，人人得以意呼之，不必問也。

反轍，不及看茶山，直至前寺，殿上嚶嚶打合上齋，僧五六千人皆趺跏坐，繞殿前後，丹墀上下，櫛比如魚鱗，次第食已，有好事者，昇棗梨斗線之類，皆來布施，名曰結緣。妙在五六千人雜坐無蚊虻聲，水經注所謂疏班繩坐，器鉢無聲，想見此境。

中食後，窮西天門之勝。繇寺門折而西，壇壝整飭者，盤陀菴也。老僧無邊有才略，言及創菴之始，飯數僧不給，因發願曰，四方齋僧者日月至，合山齋百兩百斛，爲寺僧一飽，曷節此一殮，得金二百，可墾山下田五十畝，歲可得米

五十斛，用以齋僧，永劫不斷，施主多從其說。今垂二十年，墾田至千畝矣，盤陀香火之盛埒常住，行此法也。余謂常住各房，何不共行此法。自舟山循至金塘，有田可佃，稽其數可至二三萬畝，田上止設蘆舍，倭至可燬，歲升其科，可飽戍卒，不開金塘而金塘已開矣，謀國者曾弗籌之。

白象菴石奇橫，所嫌者庵太過石，然不過亦無所爲庵矣。剪拂數十年，青蘿碧蘚，爲之衣食，富大發光怪。

西天門，棖闌皆具，宛若人爲。過此則盤陀石也，石類吾鄉吼山雲石，此特委蛇可上。坐石上，南望桃花馬秦諸小山，嵌空玲瓏，屹立巨浸，風生海白，如一幅鵝綾鋪設凡上

，磊磊置米顛袖石數十餘座，令楊次公見，便當攫奪。

再前爲二龜聽法石，一龜在石上回頭視，一龜直立崖下作蹣跚起勢，肖其情理。觀音洞有鸚哥石，飛動如生，皆曹能始所謂天戲成之，人戲名之者也。至必以觀音卷細細配合，如盤陀石前有五十三石，必配五十三參，則勞而拙矣。

倦歸僧房茶話，更定矣，聞炮聲，或言賊船與帶魚船在蓮花洋廝殺。余亟往，據梵山岡上，見釣船千艘，聞警皆避入千步沙，十餘艘在外洋後至者，賊襲之，斫殺數十人，搶其三舟去，焚其二舟，火光燭天，海水如沸，此來得見海戰尤奇。

次日歸，風大順，比晚下舟，雞未喔，已泊招寶山下矣。余素清饑，不能茹素，補苴之行，家人難之，余先到四明，禮天童阿育雪竇諸古剎。計海上往來，持齋一月餘矣，至定海，小溪市黃魚食新，余下箸卽嘔，不謂老饕如余，亦有素緣。

山中無古碑，無名人手跡，無文人題咏，寥寥一志，記感應祥異興建沿革而已。吳淵穎甬東山水古蹟記，稍可讀，今陵谷遷變，如史官說盤古前事，荒唐不可信也。屠長卿碑記數篇，志在宣揚佛法，了不及山水。余謂天下之水，至海則觀止，而更有奇峰絕壑，足以副海之奇，四大名山無出其

右。

天童寺，飯僧三千，觀其廚廡庫廡，茶者飯者，汲者柴者，菜者搗者磨者，各以數十人領之。今補陀常住食者，不過數百人，又皆不常住食者也，似遜天童。後觀補陀分房五十七，而緣山淨室二百餘所，使皆共鍋而食，則天童焉敢頡頏。

吳萊曰，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種如筍，輒刈以鬻鹽，事亦有之，但海風寒冽，至春深，松髯尙赤而虬，經數十年，長不能大，補陀山在在有之。松鬣瘦，幹短而多癭，似黄山松而針稍長。歷年多，豈無喬木，乃海上類多童阜，因知

斥鹵礪确，風雪虐之，木不能壽，亦不能大也。泰山上松亦如之。

下香船是現世地獄。香船兩榻，上坐善男子，下坐信女人，大篷網縛，密不通氣，而中藏不盥不漱遺漉遺瀦之人數百輩，及爲之通嗜欲言語飲食水火之事，皆香頭爲之。香頭者何，某寺和尚也，備種種醜態，種種惡臭，如何消受。余謂有事補陀，非號船不可。號船有官艙，既可行立坐臥，而日間收斂簪篷，合數艙成一戰場，兩傍用十八槳，蕩槳者水營精勇，其領袖捕盜，又慣習水戰，出沒波濤者也。遇風浪則棄帆而槳，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以其扶之者眾也，號船

以之矣。余游必拉伴，語及補陀，輒訥縮不應。諸友中聞招卽赴，冠及於寢，佩及於堂，履及於閭門之外者，則秦一生也。一生坐臥舟中，詎諍負約諸友，余曰莫怪，蔡端明尋夏得海甚難，孔門三千弟子，乘桴浮於海，也只得子路一人，一生嘯然大笑。

村中夫婦說朝海，便菩薩與俱，偶失足一蹙，謂是菩薩推之，蹙而仆，又謂是菩薩掖之也。至舟中失篙失楫，纖芥失錯，必舉以爲菩薩禍福之驗，故菩薩之應也如響。雖然，世人頑鈍，護惡如痛，非斯佛法，孰與提撕，世人莫斲者囊橐，佛能出之，莫滿者貪淫，佛能除之，王法所不能至者婦

女，佛能化之，聖賢所不能及者後世，佛能主之，故佛法大也。

山中所產者，風蘭，風藤，白杜鵑，白瑞香。極繁衍者紅薯，方言蕃藷也，味甘而易飽，謂藏之複甞，可以救荒。最奇者相思石，相思石石也，用醋浸之則能移動，兩石置東西，必移向一處，故名相思，但不曉當時何見而知之石能移，又何見而知醋之能移石也，無意無義，不可解也。

小洛伽，蓮花洋南，有僧守山，五十餘年，糧盡舉火，常住令漁船送之。僧與一大蛇同起居，飯熟輒與蛇同食，夜卽臥其榻傍。

灌門雷在海北，大石立海中，石底蓬蓬有聲，風雷卽至，漁船至，以食物投之，得穩渡。

桃花山，安期生煉藥於此，以墨汁灑石上成桃花，雨過則鮮艷如生。

北海有沙山，細沙所積，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皆具，蜿蜒跨亘百餘丈，舟過見之。

昌國北界，有蓬萊山，眾山四圍峙立，中有小嶼，如千丈樓臺，通明層摺。潮水退，人可入游，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

張子曰，余登泰山，山麓稜層起伏，如波濤洶涌，有水之觀焉。余至南海，冰山雪巘，浪如嶽移，有山之觀焉。山澤通氣，形分而性一。泰山之雲，不崇朝雨天下，爲水之祖，而補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離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無山焉，爲之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有血而無骨也，有血而無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

五異人傳

張岱曰，岱嘗有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家瑞陽之癖於錢，鬚張之癖於酒，紫淵之癖於氣，燕客之癖於土木，伯疑之癖於書史，其一往深情，小則成疵，大則成癖。五人者皆無意於傳，而五人之負癖若此，蓋亦有不得不傳之者矣，作五異人傳。

族祖汝方，號瑞陽，長余大父數歲。讀書不成，去學手藝，經紀俱不成，資薄無所事事。娶某氏，不能養，爲富家漿澣縫紉，借以餬口。一日坐草育長兒守正，方三朝，廚不得朝食，乃泣曰，我與若一貧如洗，若再戀棧豆，填溝壑必矣，欲北上經營數年，以無路費輒止，今至此，出亦死，不出亦死，與其不出而死，吾寧出而死也。我身無長物，見汝衣領尚有銀釦二副，盍與我措置之，孺人剪其釦與瑞陽，瑞陽急走銀鋪鎔之，得銀三錢許，穠陽與孺人各取其半曰，汝以是爲數日糧，預十日仍往富家餬口，吾以是爲路費，明日行矣，二人哭別。次日昧爽，擔登卽行，渡鈔塘，至北關門，

買一繒搭，應糧船募爲水夫。數月抵京師，投報房抄邸報，食其飯，日得銀一分。落魄者二十年，居積得百餘金。辦事禮部，爲王府科掾史，禮部請司極其燿，而王府自爲冷局，門可羅雀。諸掾史到司公幹者月不過幾日，其餘則閉門却掃，闐其無人。瑞陽獨無事，亦復無家，無日不坐臥其中。又十餘年爲掾史長。一日晝寢方寤，聞樑上羣鼠曳紙，蹀躞聲甚厲，急起叱逐，有文書一卷墮地，拾起視之，乃楚王府報生公移也，瑞陽藏之篋底。又一日無事晝寢，有數人扣門急，問之，則尋掾史查公案，瑞陽出見之，曰，掾史焉往？瑞陽曰，我卽是也。來人曰，吾儕楚府校餘，爲承襲國王事

，至宗人府失去報生文書，特來貴司查取，乞據史向文卷中用心一查，倘得原案，願以八千金爲壽。瑞陽曰，我向曾見過，不知落何所，第酬金少，不厭人意耳。來人曰，果得原文，爲加倍之。瑞陽方小遺，寒顫作搖頭狀。來人曰，如再嫌少，當滿二十千數。瑞陽私喜，四顧，乃附來人耳曰，莫高言，明蚤齎銀某處，付爾原案，來人謝去。次日瑞陽携案潛出付之，得銀二萬兩。人勸其納官出仕，瑞陽歎曰，人苦不知足，視吾婦領上鉤，相去幾何，將爲田舍翁，苟得溫飽，足矣足矣。乃覓京衛，募告身一道，冠進賢，錦衣歸里。孺人初生兒三十餘歲，已列青衿，爲娶婦生孫，父子相見，

腹不相識，瑞陽爲置田宅，家居二十餘年，裒然稱爲富人，年踰八十，夫婦齊眉。

諸孫岱曰，瑞陽伯祖，貧如黔婁，嗟來之食，尙不能着，乃以赤手如都，堅忍三十餘年，於故紙堆中，取二萬金，易如反掌。昔日牛衣對泣，今乃富比陶朱，人之名利場中，謂非魁梧人傑也哉。乃其厚資入手，遂賦歸來，鷗租橘俸，永享素封，霸越之後，不復相齊，其廣懷達見，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等矣。

族祖汝森，字眾之，貌偉多髯，人稱之曰髯張。好酒，自曉至暮無醒時。午後岸幘開襟，以鬚結鞭，翹然出領下，

逢人輒叫噓，拉至家，閉門轟飲，非至夜分，席不得散。月夕花朝，無日不酩酊大醉，人皆畏而避之。然性好山水，聞余大父出游，杖履追陪，一去忘返。庚戌年，大父開九里山，取道直上爐峯，命髯張董其役。至張公嶺，力不繼，髯張記是年從大父游雁宕，入羅漢洞，見聖像末，設一老人像，二鬟立其側，僧云此劉處士像也，處士發願洗此洞，力窘乏，遂鬻二女以畢役，故到今莊嚴之，二鬟卽二女也。髯張遂慨然欲鬻其姬以自附於劉處士，大父譴之曰，妾婦之道君子不由，於是聞者噴飯。願因此稍有助髯張者，路遂成，而姬亦免去。踰年壬子，築室於龍山之陽，先構一軒以供客飲。

問名於大父，大父題以引勝，爲作引勝軒說曰：吾弟眾之，性嗜酒，一斗貯腹卽頽然臥，不知天爲席而地爲幕也，余嘗許眾之得步兵之趣。卜居龍山之陽，居未成，先搆一軒以供客曰，吾不可以一日無酒，因問名於余，余題以引勝，眾之瞪目視曰，此何語？我不解義，毋作義語相向。予徐舉王衛軍，酒正是引人着勝地，語未絕，眾之跳曰，義卽不解，但道酒卽得。夫世人爲文義纏結，至呶唔作苦，曾不得半字之用者，殆以義縛耳。且文義至細者也，蠱至於富貴，大至於死生，糾繇結約，膠不可解，甚或慕富貴，將捐死生，尊死生，又將脫富貴，而不知兩皆縛也，深於酒者有之乎。眾之

五異人傳

嘗云，天子能驚人以富貴，吾無官更輕，何畏天子。閻羅老子能嚇人以生死，吾奉攝卽行，何畏閻羅，此所得於酒者全矣。全於酒者其神不驚，虎不咆也，墜車不傷也，死生且芥之矣，而况於富貴，又况於文義，然則眾之卽不解義，已解解矣，余因顏其軒爲之說而簡來善，又爲之記。吾兩人方操觚舐墨，而眾之又跳曰，曷來飲酒，余笑謂來善曰，酒是眾之勝場，安可與爭鋒。且彼但知酒，而吾與爾復冥搜沈想，墮於義中，是爲義縛也。來善聞余言，口有流涎，遂棄觚趣眾之飲焉。來善與眾之拍浮酒中曰，吾欲以鯨飲也，余量最下，效東坡老盡一十五瓊爲鼠飲而已矣。髯張笑傲於引勝軒

中幾二十餘年，後以酒致病，年六十七而卒。

諸孫依曰，不善飲酒者得其氣，善飲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趣者，則自月夕花朝，青山綠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領略耳。昔人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凡人果能痛飲，何必更讀離騷，鬚張雖不解文義，吾謂其滿腹盡是離騷也。

十叔煜芳，號紫淵，爲九山伯同母弟。少孤，母陳太君鍾愛，性剛愎，難與語。及長，乖戾益甚，然好學能文章，弱冠補博士弟子。文宗慕襲于公識拔之，食餼於黌序者三十餘年。叔目空一世，無一人可與往來，其所稱相知者王耿西

五異人傳

，劉迅侯，張全叔與王修仲兄弟四五人而已。此四五人者，一年之內以玉帛相見者亦不過數日，其餘又皆弓矢加遺，劍戟相向者矣，數年後又皆成世仇，誓不相見。戊辰兄九山成進士，送旗扁至其門，叔嫚罵曰，區區鼈進士，怎人得我紫淵眼內，乃裂其旗作廝養襴，鋸其幹作薪炊飯，碎其扁取東豬柵。九山筮仕閩之南平，墨妙執猶子禮甚恭，百計將順以媚其叔，紫淵大喜，乃曰，吾爲爾往南平省母，一看汝父。墨妙遣捷足馳告九山，九山集車馬迎於仙霞嶺下，衙役胥吏俱於百里外伏道左迎候，十叔見母夫人後，與九山一揖，不復開言，九山以好言銛之，只不應。一日走書室，見所收狀

詞，有武舉某，告某者，大怒，掀播几案，持武舉狀匄匄譟譟而出，廝役奔告九山，九山大驚，急走問曰，第何故震怒，紫淵氣噤映不出聲，第指武舉名曰，此人可惡，亟使使縛來！九山唯唯，亦不敢問，囑胥吏曰，出票，紫淵頓足曰，何慢事若此，用籤拘猶緩，乃出票耶！九山掣籤呼武舉至。走問曰，武舉縛到矣，作何發落，紫淵曰痛杖三十，發死囚牢牢之。九山曰責時如何措詞，紫淵曰第痛責之是已，何必措詞！九山不得已，一如其意。紫淵在署內聽敵朴聲，叫呼慘烈，撫其膺曰，方吐吾氣。九山進署覆之，紫淵曰杖否，曰杖三十，曰創否，曰創甚，曰牢否，曰發重牢牢之矣。紫

淵曰好好，方與九山通話。越數日，九山乘其有喜色，乃低聲問曰，武舉某誠死無赦，但不知渠於何地得罪吾弟，痛恨若此。紫淵笑曰，渠何曾得罪於我，我恨紹興武舉張全叔與我作難，阿兄爲我痛杖此人，使全叔知武舉也是我張紫淵打得的。九山亦不覺失笑，乃出武舉，縱之使去。武舉受此重創，終身不解其故。不數日紫淵束裝遽去，九山唯唯從命，亦不敢留。庚辰以歲進士赴廷試。思宗皇帝恨廷臣不任事，欲破格用人，乃命吏部考選科道，兼取科貢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仍不列科貢，遂命貢士與歲貢士六十三名，一榜盡賜進士。查京官現缺，悉爲填補。紫淵名次第十九，

得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紫淵淹蹇半生，遭此殊遇，意欲大展所學，以報答聖明。凡理部務，必力爭曲直，稍有犄角，輒以盛氣加人，爲寮屬所畏。常與大司寇公堂議事，語稍媢阿，輒加叱辱，至破口詈之，大司寇怫怫不平。在部數月，例當提牢，獄中多有縉紳兩榜，紫淵至必謙詞之不置，有冒犯者命加鞭扑，獄吏力爭之始已。秘署常設門簿，有見訪者書其名號，夜繳簿入，紫淵必署其名上某鬼薪，某大辟，某凌遲，次日即以門簿發出，有見之者，皆咋舌去。或規之曰，不可，紫淵曰，某刑官也，法應定罪，恨目中人無有可赦者耳。部中舊例，貴州司稽察各部書辦賢否，紫淵有所聞，輒

語人曰，某罪大惡極，必死我手。書辦有權謀者曰，盍先下手，遂曠言官劾之。解任去，紫淵恚怒，得臆疾，腹大如斛，至淮安病甚。時揚州郡司馬二酉叔駐淮安，理船政。寓紫淵於清江浦禪寺，延醫調治，見醫則詈醫，見藥則詈藥，送薪米則詈薪米，送肴核則詈肴核，撥祇應人役則詈祇應人役，胥吏承值，見卽唾罵，送二酉叔慫創之，日必數次猶不暢，二酉叔乃送夏楚請紫淵自懲，日撻之不足，又夜撻之，承值人皆逃去，又勒二叔更代之，如是者兩月。一日疾革，口猶詈人，喃喃而死。未死前半月，陽羨李仲芳在二酉叔署中，製時大彬沙磧，紫淵囑其燒宜興瓦棺一具，囑二酉叔多買

松脂曰，我死則盛衣冠殮我，鎔松脂灌滿瓦棺，俟千年後松脂結成琥珀，內見張紫淵如蒼蠅山螻之留形琥珀，不亦晶映可愛乎，其幻想荒誕，大都類此。

姪岱曰，紫淵叔剛戾捩拗，至不可與接談，則叔一妾人也，乃好讀書，手不釋卷，其所爲文，又細潤縝密，則叔又非妾人也。是猶荆軻身爲刺客，而大史公獨表而出之曰，深沉好書，則荆軻之使氣剛狠，實與叔無異，而後能受魯勾踐之叱而不與之校，則其陶鑄於詩書頗爲得力，而遂使世人不得徒以刺客目之矣。

弟尊，初字介子，又字燕客，海內知爲張葆生先生者其

父也。母王夫人止生一子，溺愛之，養成一躁暴鬪拗之性。性之所之，師莫能諭，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神鬼莫能驚，雷霆莫能撼。年六歲，飲旨酒而甘，偷飲數升，醉死甕下，以水浸之至次日始甦。七歲入小學，書過口卽能成誦。長而穎敏異常人，涉覽書史，一目輒能記憶，故凡詩詞歌賦，書畫琴棋，笙簫絃管，蹴鞠彈碁，博陸鬪牌，使鎗弄棍，射箭走馬，搥鼓唱曲，傅粉登場，說書諧謔，撥阮投壺，一切遊戲撮弄之事，罔意爲之，無不工巧入神。以是門多狎客弄臣，幫閑蔑騙，少不當意，輒訶叱隨之，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至於妾媵侍御，僇奴臧獲，無不皆

然。嘗以數百金買妾，過一夜不愜意卽出之，只以眼前不復見爲快。不擇人，不論價，雖賤與門客，賜與從人，亦不之惜也。臧獲有觸其怒者，輒鞭之數百，血肉淋漓，未嘗心動，時人比之李匡逵之肉鼓吹焉。自初婦商夫人死後，性益卞急，嘗以非刑毆其出婢，其夫服毒以死，殮之，其族人屍屍排闥入，埋其屍於厠串之方中，不之動，觀者數千人，見其婢皮開肉爛，喊聲雷動，幾燬其廬，亦不之動，使非婦翁商等軒先生，姻婭祁培先生出與調和，舉國洶洶，幾成民變矣。然猶躁暴如昨，卒不之以。有犯之者必訟，訟必火勝，雖延一二年不倦，費數千金不吝也。先是辛未，以住宅之西有奇

五異人傳

石，鳩數百人，問掘行刷，提出石壁數丈，巉峭可喜。人言石壁之下，得有深潭，叫之尤妙，涼於其下，掘方池數畝，石不受錘，則使石工鑿之，深至丈餘，蓄水澄澈。人又有言亭池固佳，恨花木不得卽大耳。燕客則徧尋古梅果子松滇茶梨花等樹，必選極高極大者，扑其牆垣，以數十人昇至種之，種不得活，數日枯槁，則又尋大樹補之，始極翳鬱可愛，數日後，僅堪供爨，古人伐桂爲薪，則又過其值數倍矣。恨石壁新開，不得苔蘚，多買石青石綠，呼門客善畫者以筆皴之，用過湮沒，則又皴之如前。偶見一物，適當其意，則百計購之，不惜濫錢。在武林見有金魚數十頭，以三十金易之，畜

之小盜，途中泛白，則撈棄之，過江不剩一尾，歡笑自若。極愛古玩，稍有破綻，必使修補。曾以五十金買一宣銅爐，顏色不甚佳，取言火爐之自妙，燕客用炭一簍，以猛火扇煽之，頃刻鎔化，失聲曰呀！昭慶寺以三十金買一靈壁硯山，峯巒奇峭，白堊間之，名曰青山白雲，石黝潤如着油，真數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審視，謂山脚塊磊，尙欠透瘦，以大釘搜剔之，嗟然兩解，燕客恚怒，操鐵錘，連紫檀座槌碎若粉，棄於西湖，囑侍童勿向人說。故二酉叔所畜古董甚多，其斷送燕客之手者不知其凡幾也。二酉叔授燕客田產五百畝，白鏹數千金，緣手盡。叔宦游，公田宮八百畝，所儲租二

五異人傳

十餘年，燕客縛紀綱，欲置之死地，抄其家，盡略出之，公田斥賣，緣手盡。並媵娘所藏寶玩，綢緞衣飾之類，不下二三萬金，亦緣手盡。二叔父卒於清江浦，岱與燕客奔喪，其積俸萬餘金，古玩帑帛貨物可二萬餘金，攜歸未及半年，又緣手輒盡，時人比之魚弘凶盡焉。乙酉江平師起，燕客以策干魯王，擬授官職，燕客釋屨，卽欲腰玉，主者難之，燕客怒不受職，羣附戚畹，破格得掛印總戎，丙戌清兵入越，燕客遂以死殉。臨刑語僕從曰，我死棄我於錢塘江，恨不能裹尸馬革，乃得裹鴟夷皮足矣；後果如其言。

兄岱曰，陶石梁先生曰，秦檜千古奸人，亦有一言可取

謂做官如讀書，速則易終而少味。吾弟自讀書做官以至山水園亭骨董伎藝，無不以欲速一念，乃受鹵莽滅裂之報，其間趣味削然，實實不堪咀嚼也，譬猶米石宣爐，入手即壞，不期速成，祇速朽耳，孰意吾弟之智，乃出秦檜下哉。

弟培，字伯凝，乳名曰獅，五歲從大父芝亭公爲南直休寧縣令。伯凝性嗜飴，休寧多糖食，晝夜啖之，以疴疾壞雙目，大母王夫人鍾愛，求天下名醫醫之，費數千金不得療，識者以獅者師也，或爲先兆云。伯凝雖瞽，性好讀書，倩人讀之，入耳輒能記憶，朱晦庵綱目百餘本，凡姓氏世系，地各年號，偶舉一人一事，未嘗不得其始末，味爽以至丙夜，

頻聽之不厭，讀者舌敝，易數人不給。所讀書自經史子集以至九流百家稗官小說無不淹博。尤喜談醫書，黃帝素問，本草綱目，醫學準繩，丹溪心法，醫案丹方，無不畢集，架上醫書不下數百餘種，一一情人讀之，過耳亦輒能記憶，遂究心脈理，盡取名醫張景岳所輯諸書日夕研究，遂得其精髓。凡診切諸病，沉鬱靈敏，觸手卽知。伯癡有力，多儲藥材，復精於炮製，凡煎熬蒸煮，一遵雷公古法，故藥無不精，服無不效。且伯癡誠敬詳慎，不盪手不開藥囊，凡有病者至其齋頭，未嘗齋一錢而取藥去者積數十人不厭，捨數百劑不吝，費數十金不惜也。嗣是壽花堂丸散刀圭，傾動越中。伯癡

十世祖鑑湖府君爲越郡名醫，所開藥肆，甲於兩浙，後以陰功，子孫昌大。昔人云，公侯之家必復其祖，伯癡殆卽其後身矣。伯癡尊人六符叔去世早，不得於我孀娘，屢遭家難，伯癡號泣旻天，卒得賦隧，而大父高年，問安視膳，大得歡心。族中凡修葺宗祠，培植墳墓，解釋獄訟，評論是非，分析田產，拯救患難，一切不公不法可駭可愕之事皆於伯癡取直，故伯癡之戶履常滿，伯癡皆一分頭應之，無不滿意以去。而伯癡有一隙之暇，則喜玩古董，葺園亭，種花木，講論書畫，更喜養鶉鴒，養黃頭，養畫眉，養驢馬，鬪骨牌，著象棋，制服飾，畜僮僕，知無不爲，興無不盡。其舅督兵

江干，伯疑爲之措糧餉，校鎗棒，立營伍，講陣法，真有三首六臂千手千眼所不能盡爲者，而伯疑以一瞽目之人，片臂爲之，無不咄嗟立辦，則其雙眼真可矐而五官真不必備矣。癸卯八月以暴下之疾，遂至不起，舉國之人，無不搔胸歎惜。惜之者曰，使伯疑而具有雙目，其聰明才略不知奚似。有解之者曰，使伯疑而具有雙目，其聰明天略未必至此，何也，則以世人具有雙目者比比皆是也，而能似伯疑者則有幾人也哉。

兄岱曰，余至雲間，有唐士雅者，五歲失明，耳受詩書，不下萬卷，其所著有唐詩解，人物考諸書，援引鉅註，雖

至隱僻之書，無不搜到，其所作詩文則出口如注，而繕寫者手不及追。嘗請余曰，某空有萬卷，實不識一丁，使果有輪廻，則某之下世仍爲不識一字之人，不其枉此一世哉。余觀其人，貌甚樸陋，閉戶枯坐，無異木偶，其欲如吾伯疑之多材多藝，機巧揮擢，博洽精敏，蓋萬不及一者矣。故吾謂伯疑學問似左邱明，才識似晉師曠，慷慨俠烈似高漸離，咄咄伯疑，蓋以一身而兼有之矣。

卷之十一

自爲墓誌銘

蜀人張岱，陶菴其別號也。少爲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牀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三十年前，真如

隔世。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儼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卑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奕樗蒲，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則能辨漚溜，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

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下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爲敗子，爲廢物，爲頑民，爲鈍秀才，爲瞶睡漢，爲死老乞也已矣。初字宗子，人呼之爲石公，卽字石公。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關，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溪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生於萬歷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洪翁之

自爲墓誌銘

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養於外大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官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篋，自余因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瘳。六歲時，大父用苦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爲錢唐縣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汀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眉公大笑躍起曰，那得牢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甲甲以後，悠悠忽忽，既不

能聊生，又不能覓死，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

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爲之。甫搆思，覺人與文俱不能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所錯則亦可傳也已。去年營生壙於項王里之鷄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塚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菴張長公之。伯登高士塚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明年，年跡七一有五，死與葬，其日月尙不知也，故不書。銘曰，

窮石崇，鬪金谷；盲一和，獻荆玉；老廉頗，戰涿鹿；質龍門，開史局；饒東坡，孤竹，五穀大夫，焉肯自鬻？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衷曲。

卷之十二

自爲墓誌銘

五

跋寓山注二則

寓山作記，作解，作述，作涉，作贊，作銘者多矣，然皆人而不我，容而不主，出而不入，予而不受，忙而不閑。主人作法，不事鋪張，不事雕繪，意隨景到，筆借目傳，如數家物，如寫字書，如成殷詔語家之兒女僮婢，間中花鳥，意外煙雲，真有一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之妙。不及收藏，不能持贈者，皆從筆底勾出，如蘇子瞻鳳翔寺觀王摩詰壁

上畫僧，殘燈耿然，踽踽欲動。非其筆墨之妙，特其聞見之真也。區區門外漢，何足與深語。

古人記山水手，太上艷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讀注中道勁蒼老，以軀爲骨；深遠冷淡，以柳爲膚；靈動俊快，以袁爲修目燦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來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

跋徐青藤小品畫

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蝨強，朕視之更覺其斌媚耳。夫蝨強之與斌媚，天壤不同，太宗合而言之，余畜疑頗久。今見青藤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崛略同，則太宗之言爲不妄矣。故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余亦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

卷之十三 以上錄瑯嬛文集

金山夜戲

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充。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嘆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携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蕲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瞤，翕然張口，呵欠與笑。

嚏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
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
是怪是鬼。

閱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閱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卽訪閱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娑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尙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鑪。茶旋煑，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

几，荆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閬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閬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嶠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卽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

厚，此春茶耶？向輪者的是秋採。汝水大笑曰，予年七十，
精賞鑒者無客比。遂與定交。

卷三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漻，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

近代散文鈔

二

，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卷三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己巳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鈺搥鼓，取其節；艚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鏗；

金山競渡

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技伎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二十止，日晝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濤跼沫，烹龍柁鬪，偶墮河渦，則百魅捷杵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同候，隔江望之，螳附蜂屯，蠡蠡欲動。晚則萬牒齊開，兩岸沓沓久而沸。

姚簡叔畫

姚簡叔，名千古，人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桃葉渡，自來百司以水會，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勳戚大老朋友，縉紳高人各致輿簡叔，宿，必使交余無或遺者。與余同起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寓也。簡叔塞淵，不露

聰明，爲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親疏。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報恩寺，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爲余做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繡鞦。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鬢尾之，一侍兒捧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客，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鉢，詳視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失。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疤痕，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豪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嘯呖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晷地

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閉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翦燈，素蠟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齧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眊眼，實實腹中有劍，

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一肚皮礮礮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說不出。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各姓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各妓閨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

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嗚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鑪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鷺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擊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噓，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

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臆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可磨，山復整粧，湖復頽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白，東方漸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卷之七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緣城至北海坂，往返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戶中看月，小溪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吟公語去。歌終忽寤，啾啾讚之，尋復駢動。小僊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

近代散文鈔

二

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蒂，
一枕黑甜，高音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譁之可忍。

卷之七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扮水滸，且曰畫水滸者，龍眠，松雪，沂章侯，總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杖勿樹，如其傳勿仕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分頭四出，尋黑下女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美髯

，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六家坡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娖而行。觀者兜截遮攔，直欲看殺衛玠。五雪叔引自廣陵，多購法錦官緞，從以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私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緻，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相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爲耶？余頓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

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匿笑而去。

卷之七

及時雨

龍山雪

天啓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城隍廟山門，李峴生，高眉生，王曉生，馬小卿，潘小妃侍。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飲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峴生吹洞簫和之，聲爲寒威所懾，咽澀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

近代散文鈔

二

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卷之七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蠡殼，食糟茄面卽發顛，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兄弟手啖之立盡，飽卽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卽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

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儉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錐，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趨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淚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鬪筭，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

。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泥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淨。其所編諸劇，罵世什七，解嘲什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爲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鏗鏘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卷之八

以上錄陶菴夢憶

明聖二湖

自馬臻開鑑湖，而由漢及唐，得名最早。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豔矣。至于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人，湘湖爲隱士，鑑湖爲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爲處子，眇姪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鑑湖爲各門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

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媒褻之矣。人人得而媒褻，故人人得而豔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闐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清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遊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巘古梅，何遜烟隄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空濛，何遜晴光艷澱？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卽湖上四賢，余亦謂樂天之曠達，固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

，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于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間措大，何得易言遊湖。

卷之一

大佛頭

大石佛寺，考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纜舟于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凰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卽下湖船，不用篙楫，用大錦纜絞動盤車，則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樁也。平章敗後，人鑄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名大白佛院。至元末燬。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勅賜大佛禪寺。賈秋壑爲誤國奸人，其于

山水書畫骨董，凡經其鑒賞，無不精妙。所製錦纜，亦自可人。一日，臨安失火，賈方在半間堂鬪蟋蟀，報者絡繹，賈殊不顧，但曰，至大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直至大廟矣。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昇輿人里許即易，倏忽至火所，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于是帥率勇士數十人，飛身上屋，一時撲滅。賈雖奸雄，威令必行，亦有快人處。

冷泉亭

冷泉亭在靈隱寺山門之左，丹垣綠樹，翳映陰森。亭對峭壁，一泓冷然，淒清入耳。亭後西栗十餘株，大皆合抱，冷颼暗樾，徧體清涼。秋初栗熟，大若櫻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蓮房。天啟甲子，余讀書岫巖山房，寺僧取作清供，余謂鷄頭實無其鬆脆，鮮胡桃遜其甘芳也。夏月乘涼，移枕輦就亭中臥月，澗流淙淙，絲竹並作。張公亮聽此水

聲，吟林丹山詩，流出西湖^六。次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言此水聲帶金石，已先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余嘗謂住西湖之人，無人不帶歌舞，無山不帶歌舞，無水不帶歌舞，脂粉紈綺，卽村婦山僧亦所不免。因憶眉公之言曰，西湖有名山無處士，有古剎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曹娥雪亦有詩嘲之曰，燒鵝羊肉石灰湯，先到湖心次岳王；斜日未曛客未醉，齊拋明月進錢塘。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見湖上之月，而今又避囂^七，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對山間之月，何福消受。余故謂西湖幽賞，無過東坡，亦未免遇夜入城，而深山清寂，皓月空明，枕石漱流，臥醒花

影，除林和靖李岫巖之外，亦不見有多人矣。卽慧理賓王，亦不許其同在臥次。

卷之二

以上錄西湖夢尋

冷泉亭

沈君烈文鈔

考卷幟序

窗下命，場中文，自是閒花草，不消十分認真，從今論，則窗下文，場中命，亦是冷鼓板，不消十分按定。只如開口時，鬧瑤瑤，若個不了事，下手時，黑漆漆，又若個了事來。讀書時，悠悠汎汎，若箇不一味靠天，奔競時，波波喳喳，又若個肯靠天來。故酸子談文，政如盲子談命，會排八字，自然猜着兩句，會學入股，自然逗着兩篇。世人不知命

造文章，而妄意文章造命，抵死將胡盧樣看做定盤星，則是以酸子談命，又如以盲子談文，可謂痴絕。然科策一出，四方畢竟炙手，却又何日，文壇闕市也。遇合之文狂泉也。但稍落魄，奇字卽怪魁，佳話卽笑柄，卽回頭自檢一番，頗亦自疑。但稍戰勝，憎者亦首點，忌者亦神伏，卽回頭自讀，頗亦自喜。且勿論此種奴態，真有平時扣鉢，就而一夕髯枯，平時擁被塌壁苦不休，而一日長廊可掃，仔細思量，是誰調弄人，端的小小得失，各有一小勢利之鬼，牽人之肘，而集人之鼻端，此乃所謂命乎。僕于虎鼠滋味，險些嘗透，初似苦海，久之直作逍遙遊矣，急爲傳語世曰，文耶命耶，兩

枝皮燈，一條鐵限，遇不遇皆須撞破，不然，不被悶殺，恐被瞞殺也。

卷一

贈偶伯瑞序

嘗博考古冊書傳紀所載，姓氏如林，但曰名某某，字某某，而不聞曰號某某。何以故，大約古人朴略，里中三老，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而其間雁行執友，或難斥呼，則稍稍取義而別爲字，字非正嫡矣，而不出乎宗，則猶在名之支庶間也，故古人多以字行。至于近古，有別號者，不過畸人韻士，實實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雲樹

作美題目以擬話耳，卽不然者，亦時人慕其風流，後人追其軼事，而村墟市巷，兩兩三三，信口指點相傳，以爲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齒兒可多噉得也。未葉浮薄，始成濫觴，而吳儂好事，更飲狂藥，家在烟火闌闌，而生扭海外不經見之名山，身爲財虐金夫，而僑裝遨遊五嶽之勝概，往往灶下廝養，橫取嘉稱，洋洋大人君子上。每見歲時社臘，杯酒相喧，主賓雜坐，擊拳齟齬，曰橋曰樓，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嘔，自古高隱所以逃名避世，俛頭而不顧，真有激乎。余不幸，悞以名姓落人齒牙，譽不勝誹，年來頗學痴聾家翁法，應世大足逍遙。會客有盛稱伯瑞偶君

者，伯瑞似字，而客曰號誠字也，緯有古人風，卽號亦不至
學橋樓松竹口頭活樣子，遂喜而贈之以言。

卷一

贈偶伯瑞序

三

雲彥小草叙

余所居，膝頭支壁，矮窗冒秋莽中，客至幽轆，不能竟一語。一日雲彥入訪，解衣坐戶限上，呼主人曰，來來，吾有近草在，子謂我何，三年磨鐵，袖裏蛟飛，筆若不靈，終當燒作灰吞耳。因縱論富今逢年伎倆，雙眼俱白，鬚髯怒張，快風簌簌穿窗紙而出，豈花瓜菓齊響，予釋筆尾，抗聲謂曰，時無英雄，故孺子成名，咄咄奇文，不可共世欣賞耶，

近代散文鈔

二

請版行一二，立望國門塵起，是吾黨吐氣之秋也。雲彥大喜，携其草便去。

卷一

贈高學師叙

書生不知宦味，但憶幼年時，晚啗中寶，着危巾，踞清几，噉梁肉，私以爲尊如神明。迨長，稍稍領略一二，索然嚼蠟。尤有^甚者，非倚市則無媒，非搖尾則無窟，酸俗成腥，冷氈幾于炙手。於是妄意古畸人，閉門枯坐，酌水自喜。親戚僚友，受言自怪其癖，忌者笑其鈍，而懶情不作解嘲。今年春，^年號老師高，佩矢謝教，束圖書，笑杖還山，夢人

士留之不得，爭爲詩歌美之。夫廣文，大西席也，雅步徐言之偃軋，中不必乞靈有力之推挽，顧長嘯而起，悟蕉鹿，憶蓴鱸，豈其官味中亦有不堪多嚼者歟。天道人事可解不可解，而淺嘗熟識正難耳。措大走里塾如鶩，而師履一官如脫，則賢不肖之相去何如也。師歸理三徑，臥聽江流，官至或亦有心怪而目笑者，請出此冊示之。

卷二

以上錄卽山集

祭震女文

萬曆己巳年冬下浣之三_日，沈承之長女阿震以痘不發而_殤，藁葬北_坵之次，其母薄氏，日稱念梵書，資其冥福，復促作一_訖詞，筆不忍下也。於其三七，富薦熟食，乃爲文哭之，焚其所生前跳弄之場。曰嗚呼痛哉，汝名阿震，生于丙辰，以丙辰字，故取震名。汝生之初，我寔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迨汝未_期，汝即可憐，以領招汝，汝笑啞然，

當此之時，周嫗襪汝，衣不解帶，一夜十起，飽就嫗眠，饑就母乳，嫗因汝故，亦幾委曲，移濕就乾，補瘡剜肉，煩則母瞋，省則汝哭。昨歲戊午，我命不濟，頻出就試，割汝而去，周嫗既死，試又不利，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汝齒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姆，音不少訛。常手彈門，自問誰何，我侄來時，汝呼曰哥，戲攫汝物，汝竄而波。我舅來時，汝以衣拖，呼聲曰母，旋笑呵呵。汝伯來時，作賓主陪，擊杯曰請，笑者如雷。汝祖入鄉，汝又往蘇，經年不值，問汝識無，應聲曰識，白帽白鬚。汝有外翁，一面未曾，問客何方，即曰北京。汝之外姑，視如身生，

凡三五次，挈汝蘇行，三更索玩，五更索果，父母留汝，汝反不可，顧謂我曰，阿婆思我。今年六月，汝有瘡災，我特往蘇，挈汝歸來，摩沙患處，其色甚哀，然不敢哭，恐哭不該。每持果餌，必窺意旨，不色授之，不遽入齒。每手玩弄，誤有損傷，小日怒之，斂手退藏。汝母過嚴，時加榷束，且懼汝長大，習慣成熟，我意亦然，但私相囑。嬰孩何知，且隨其欲。汝昔在蘇，父母歸婁，問汝何依，欲去欲留，言雖不決，意在兩頭。頃汝歸斯，喜不自持，誘汝怖汝，假面作癡，小筐提棗，矮座啜糜，口誦大學，手拜阿彌，握枚賭勝，甕屋爭馳，哈哈拍掌，自喜爲奇。不勾半月，卽汝死期，

天乎命乎，神仙莫知。汝未死頃，召醫診視，或云風邪，或云癩子，風不可必，癩似有理，至今思之，不測所以。汝善語言，此際不語，聲嘶氣斷，張目而已，環汝而泣，汝淚亦泚，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情，女死何哭，論我生年，壯大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足，誰知鬼神，虐我太酷。先汝十日，汝妹阿巽，少女二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言與珠並。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攜手，相好無競。若逢汝嫗，可更一問，父有室願，父有妣閔，但往依之，必汝提引，所以權厝，亦近願側。妹小汝攜，汝小願掖，他年卜地，葬汝同宅。我今思汝，不能去懷，汝

若有知，常入夢來，緣或未盡，可再投胎。所謂金剛，併諸經咒，設羹燔錢，付汝領受。汝見冥王，操手哀叩，儂實不壽，儂實無咎，儂生貧家，儂甘粗陋，糝粒必拾，以畏雷吼，襦履必惜，以爬微垢，神有誅求，儂年實幼，鬼有陵轢，望神爲佑。但可如是，莫啼莫諱，地府之中，不比在家。我今作文，汝不識字，但呼阿震，汝父在此，哭汝一聲，呼汝一次。

媚幽閣文娛

祭震女文

祁世培文鈔

寓山注小序

予家梅子真高士里，固山陰道上也。方干一島，賀監半曲，惟予所恣取，顧獨於家旁小山，苦有夙緣者，其名曰寓。往予童穉時，季超止祥兩兄，以斗粟易之，剔石栽松，躬荷畚鍤，予足爲之胼胝，予時亦同擎小艇，或捧土作嬰兒戲。迨後二十年，松漸高，石亦漸古，季超兄輒棄去事宗乘，止祥兄且構柯園爲菟裘矣。捨山之陽，建麥浪大師塔，餘則

委置於叢篁灌莽中。予自引疾南歸，偶一過之，於二十年前之情事，若有感觸焉者，於是卜築之興，遂勃不可遏，此開園之始末也。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聽之漠然，以爲意不及此。及於徘徊數四，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無者。前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慮窮思，形諸夢寐，便有別闢之境地，若爲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朝而出，暮而歸，偶有家冗，皆於燭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促之於跬步，祈寒酷暑，體粟汗浹，不以爲苦，雖遇

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牀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庀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橐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爲堂者二，爲亭者三，爲廊者四，爲臺與閣者二，爲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菴類，而紆廣不一其形，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與夫爲橋爲榭爲徑爲峰，參差點綴，委折波瀾，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治兵，奇正並用，如各手作畫，不使一筆不

靈，如各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構也。園開於乙亥之仲冬，至丙子春孟，草堂告成，齋與軒亦已就緒，迨於仲夏，經營復始，樹先之，閣繼之，迄山房而 以竣，自此則山之頂趾，鏤刻殆徧。惟是泊舟登岸，一徑未通，意猶不謙也，於是疏鑿之工，復始於十一月，自冬歷丁丑之春，凡一百餘日，曲池穿牖，飛沼拂几，綠映朱欄，丹流翠壑，乃可以稱園矣。而予農圃之興尙殷，於是終之以豐莊與齋圃，蓋已在孟夏之十有三日矣。若入求樓，溪山草閣，抱甕小憩，則以其暇，偶一爲之，不可以時日計，此開園之歲月也。至於園以外，山川之麗，古稱萬壑千巖，園以內，花木之

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時之景，都堪泛月迎風，三徑之中，自可呼雲醉雪，此在韻人縱目，雲客宅心，予亦不暇縷述之矣。

寓山注小序

水明廊

園以藏山，所貴者反在於水。自泛舟及園，以爲水之事盡，迨循廊而西，曲沼澄法，繞出青林之下，主與客以從琉璃國來，鬚眉若浣，衣袖皆濕，因憶杜老殘夜水明句，以廊代樓，未識少陵首肯否。

讓鷗池

寓之爲山，善能藏高於卑，取遠若近，而園足以貯之，池又足以涵之。池南折於水明廊，北盡豐莊，中引踏香堤，而以聽止橋爲素濤迴合之所。風動清波，縠文細展，影接巒岫，若三山之倒水下。及於夕靄斜暉，迷離蘆蓼，金波注射，纖玉騰驚，四顧洪濤，恍與天光一色。主人於此亦云樂矣，終不若輕鷗容與，得以飽挹波光，任是雪練澄泓，雲濤飛

近代散文鈔

二

漱，在臨不作兩觀，翻覺濠濮之想，猶有機心未淨，主人故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臨，但恐臨亦見猜，避而不受耳。

踏香堤

園之外堤爲柳陌，園之內堤爲踏香，踏香堤者，呼虹幌所由以渡淨影臺也。兩池交映，橫亘如綫，夾道新槐，負日俛仰。春來士女，聯袂踏歌，屐痕輕印青苔，香汗微醺花氣，以方西子六橋，則吾豈敢，惟是鑑湖一曲，差與分勝耳。

小斜川

當鑿池時，畚鍤纔興，石趾已稜然欲起，及深入丈許，
乍愕怒出，若渴驥奔泉，俊鶻決雲者。水入罅齒間，微風激
之，噌吰響答，似坡老所記石鐘山狀。淵明春日之遊，摩詰
輞川所築，將無是耶。舟泛讓鷗池，比及岸，有別徑可達太
古亭，川上多種老梅，素女淡妝，臨波自照，從讀易居相望
，不止聽隔壁落釵聲矣。

芙蓉渡

自草閣達瓶隱有曲廊，俯檻臨流，見奇石兀起，石畔簷
簷寒玉，瑟瑟秋聲，小沼澄碧照人，如翠鳥穿弄枝葉上。吾
園長於曠，短於幽，得此地一嘯一啄，便可終日。廊及半，
東面有小沼，自此而臺而橋而嶼，紅英浮漾，綠水斜通，都
不是主人會心處，惟是冷香數朶，想像秋江寂寞時，與遠峰
寒潭，共作知己，遂以芙蓉字吾渡。

迴波嶼

煙波深處，有蜃結焉，一似峰隨潮湧，岸接天迴。客乍見者，驚謂海上三神山，乃爲魚龍移至此耶，懼不可褰裳以涉，則曲橋是其一葦矣。自橋而亭得石梁，策杖過之，微徑欲絕，從亂磊中峰綴猿引，遂穿石門以上，迴清弄影，便欲頓頰吾寓，幾於夜郎王不知有漢大者。昔異僧披金山根下云，莖漸孤細，如菌仰托，此嶼似之。當腹罅趾折，水穿入其

下，石踞之者浮焉，環迴相抱，曳帶煙雲，謝康樂孤嶼媚中川，便是此中粉本矣。其或怒而鬪，水嚙石如追蠡，石不欲北，則出其雄桀者與敵，訇訇鏜答，如三萬浴鐵馬上作鼓吹聲，王季重評潤州兩點，謂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配此嶼而爲三，試問當置何語。

妙賞亭

寓山之勝，不能以寓山收，蓋緣身在山中也，子瞻於匡廬道之矣。此亭不暱於山，故能盡有山。幾疊樓臺，嵌入蒼崖翠壁，時有雲氣，往來縹緲，披層霄而上。仰面貪看，恍然置身天際，若并不知有亭也，倏然迴目，乃在一水中。激石穿林，泠泠轉響，非但可以樂飢，且滌十年塵土腸胃。夫置嶼於池，置亭於嶼，如大海一漚，然而衆妙都焉，安得不

近代散文鈔

動高人之欣賞乎。

遠閣

閣以遠名，非第因目力之所極也，蓋吾閣可以盡越中諸山水，而合諸山水不足以盡吾閣，則吾之閣始尊，而踞於國之上。閣宜雪宜月宜雨，銀海瀾迴，玉峰高竝，澄暉弄景，俄看濯魄冰壺，微雨欲來，共詫空濛山色，此吾閣之勝槩也。然而態以遠生，意以遠韻，飛流夾巘，遠則媚景爭奇，霞蔚雲蒸，遠則孤標秀出，萬家煙火，以遠故盡入樓臺，千疊

溪山，以遠故都歸簾幕。若夫村煙乍起，漁火遙明，蓼汀唱款乃之歌，柳浪聽睨睨之語，此遠中之所孕含也。縱觀瀛嶠，碧落蒼茫，極目胥江，洪潮激射，乾坤直同一指，日月有似雙丸，此遠中之所變幻也。覽古蹟依然，禹碑鶴峙，嘆霸圖已矣，越殿烏啼，飛蓋西園，空愴斜陽衰草，迴觴蘭渚，尙存修竹茂林，此又遠中之所吞吐，而一以魂消，一以懷壯者也。蓋至此而江山風物，始備大觀，覺一壑一邱，皆成小致矣。

柳陌

出寓園，由南堤達齋圃，其北堤則豐莊所從人也，介於兩堤之間，有若列屏者，得張靈墟書曰柳陌。堤旁間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繽紛，微颺偶過，紅雨滿遊人衣裾。予以爲不若數株垂柳，綠影依依，許漁父停橈碧陰聽黃鸝弄舌，更不失彭澤家風耳，此主人不字桃而字柳意也。若夫一堤之外，荇藻交橫，竟川含綠，溝雲聳忽，煙雨霏微，撥棹臨流

近代散文鈔

，無不率爾休暢矣。

以上錄寓山注

金聖歎文鈔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殮，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

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秠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榻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閑，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

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_云。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津唾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讖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吾友既皆蕭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

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于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矚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旣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庵序。

水滸傳序三

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悟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一

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共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胆忝堅剛，終亦不能常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與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爲伍也。汝

昔五歲時，吾卽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接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富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水滸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

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爲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焉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

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覩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卽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

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警語警，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常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鬪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苦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請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卽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

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據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尙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略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石所敘，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

，則夫十五國風，淫污居下，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禱祝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卽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誦之卽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庵水滸傳，真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常兒之汎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庵，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以上錄七十回本水滸傳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力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詩書，一一批註明白，卽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謝謝。尊教諷弟書注富以世說劉孝標爲最勝者，此語人所同習，弟豈不聞，但弟今馬意，且重分解，分解本是唐律詩中一定平常之理，何足嘵嘵多說，特無奈比來不說既久，驟說便反見

怪，故第不避醜拙，試欲盡出唐人諸詩，與之逐首分之，然則先生謂第與唐人分解則可，謂第與唐人注詩實非也。王摩詰十二首先馳覽，願洞照愚意之所存，其辭則皆兒子之所受，最似荒略，宜應稍加潤澤，然而第意則都不在此。

與吳稽蒼

昨弟偶遇閒人說及律詩分解一事，弟衝口遽以弓之來體往體爲喻。既歸而轉思轉快也，因更奉述。夫弓體則何來往之有，祇爲射箭人拽之盡來，所以放之乃疾去也。且人又正知射箭人之祇爲欲其放之疾去，故特地拽之盡來也。先生試細思此喻，便可直透老杜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與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之四句二十八字。弟

與吳稽蒼

近代散文鈔

二

眼中豁達開悟，未見有如先生者，故不覺又津津言之也。外
入蜀記未如吳船錄，富貴出呈覽。

與家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特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而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示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與顧掌丸

詩非異物，只是一句真話，第近日所以決意欲與唐律詩分解也。第見世人說到真話，卽開口無不鬱勃注射者，轉口無不自尋出脫，自生變換者，此不論英靈之與懵懂，但是說到真話，卽天然有此能事，天然有此平吐出來一句，連忙收拾一句，又天然必是二句，必不是一句。今唐律詩正復如此，前解便是平吐出來之一句，所謂鬱勃注射之句也，後解便

是連忙收拾之一句，所謂自尋出脫自生變換之句也，所謂真話也。然不與分解，却如何可認。承快許與弟共事，便請攜篋相過，弟願望願望。

與許青嶼

許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劇夜十，莫不有之。今有新生之孩，其目未之能瞬也，其拳未之能舒也，而手足屈，口中啞然，第熟視之，此固詩也，天下未有不動于心而其口有聲者也，天下未有已動於心而其口無聲者也，動於心聲於口謂之詩，故子夏曰，在心爲之，發言爲詩，古之爲字，往之在心，謂心之所

之也。詩之爲字，從言從之，謂言之所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焉，言之所之，斯有詩焉，故詩者未有多于口中一聲之外者也。唐之人撰律，而勒令天下之人必就其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若果篇必八句，句必五言七言，斯豈又得稱詩乎哉。第固知唐律詩乃斷斷不出天下人人口中之一聲，第何以知之，第與之分解而後知之。魯桐聲今在何處，第欲與之往返十許日，搜盡此老詩學。

答韓貫華

尋垂注，第比來體中粗好，連日日常無事，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乃復有人謂第奇特，不知第正復扯淡，何奇特也。第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是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云，如今且合云何是也。

亦頗見人說話無頭尾者，一時眾人便笑爲此是不會說話人。今第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卽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第亦誠恐人作詩直至無頭無尾，故不自惜出手相爲也。夫作詩無頭無尾，而又苦作不休，此可似一人門云。今早草人特來，有何說話，其人笑云，我亦會細聽之，直是不會說話也。佳醞拜領，如何可謝。

答沈匡來

作詩須說其心中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鳴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此詩者應聲滴淚也。今如作中四句_二。此爲心中之所誠然者乎，此爲心中之所同然者乎，若唐律_二乃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答沈匡來

與許祈年

第 唐人七言新體，隨手閑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第因坐而思之，予之所捨者筆，予之所醜者空，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抵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是也，舍是卽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

與許祈年

，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潭成之一片，此法無論
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潭成之中乎，不
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
者更不得安此乎。

答沈永令

詩非無端漫作，必是胸前特地有一緣故，當時欲忍更忍不住，於是而不自覺衝口直吐出來，卽今之一二起句是也。但其衝口直吐出來之時，必要借一發端，或指現景，或引故事，或竟直叙，或先空歎，當其作勢振落之際，法更不得不先費去十數來字，而於是其胸前所有特地之一緣故，乃竟只存得三四字矣，因而緊承三四，快與疏說，所固萬萬不得不

然，一定之常理，亦初非奇事也。

以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

李笠翁文鈔

海棠

海棠有色而無香，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法，否則無香者衆，胡盡怒之，而獨於海棠是咎。然吾又謂海棠不盡無香，香在隱躍之間，又不幸而爲色掩，如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則爲精者所隱，一術太長，則六藝皆通，悉爲人所不道。王羲之善書，吳道子善畫，此二人者，豈僅工書善畫者哉。蘇長公不善棋酒，豈遂一子不拈，一卮不設者哉，詩文過高，

棋酒不足稱耳。吾欲證前人有色無香之說，執海棠之初放者嗅之，另有一種清芬，利於緩咀而不宜於猛嗅。使盡無香，則蜂蝶過門不入矣，何以鄭谷詠海棠詩云，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有香無香，當以蝶之去留爲證。且香之與臭敵國也，花譜云海棠無香而畏臭，不宜灌糞，去此者必卽彼，若是則海棠無香之說，亦可備證於前而稍白於後矣。噫，大音希聲，大羹不和，奚必如蘭如麝，撲鼻薰人，而後謂之有香氣乎。

王禹偁詩話云，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及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生母名海棠，予空疎未得其考，然恐子

美卽善吟，亦不能物物吟到，一詩偶遺，卽使後人議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難爲也。鼎革以前，吾鄉杜姓者，其家海棠絕勝，予歲歲縱覽，未嘗或遺。嘗贈以詩云，此花不比別花來，題破東君着意培，不怪少陵無贈句，多情偏向杜家開，似可爲少陵解嘲。

秋海棠一種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綽約可愛者，秋花肖美人之纖弱可憐者，處子之可憐，少婦之可愛，二者不可得兼，必將娶憐而割愛矣。相傳秋海棠初無是花，因女子懷人不至，涕泣灑地，遂生此花，各爲斷腸

花。噫同一淚也，灑之林中，卽產斑竹，灑之地上，卽生海棠，淚之爲物神矣哉。

春海棠顏色極佳，凡有園亭者不可不備。然貧士之家，不能必有，當以秋海棠補之。此花便於貧士者有二，移根卽是，不須錢買一也，爲地不多，培間壁上皆可植之，性復喜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羣花所棄之地也。

芙蕖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於水者曰草芙蓉，產於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爲命者，非故效顰於茂叔而襲成說於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羣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爲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旣

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既作飄颻之態，無風亦呈嬾娜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在花爲分內之事，在人爲應得之資者也。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爲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爲之退，納涼而涼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者也。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

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予四命之中，此命爲最，無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畝方塘爲安身立命之地，僅鑿斗大一池，植數莖以塞責，又時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謂不善養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笠翁偶集卷五

竹

俗云早間種樹，晚上乘涼，喻詞也。予於樹木中，求一物以實之，其惟竹乎。種樹欲其成陰，非十年不可，最易活者莫如楊柳，求其陰可蔽日，亦須數年。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卽成高樹，能令俗人之舍，不轉盼而成高士之廬，神哉此君，真醫國手也。種竹之方，舊傳有訣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予悉試之，乃不可盡信之書

也。三者之內，惟一可遵，多留宿土是也。移樹最忌傷根，土多則根之盤曲如故，是移地而未嘗移土，猶遷人者，併其臥榻而遷之，其人醒後，尚不自知其遷也。若俟用過方板，則沾泥帶水，有幾許未便，泥濕則鬆，水沾則濡，我欲留土，其如土濕而蘇，隨鋤隨散之不可留何。且雨過必晴，新移之竹，晒則葉捲，一卷卽非活兆矣。予易其詞曰，未雨先移。天甫陰而雨猶未下，乘此急移，則宿土未濕，又復帶潮，有如膠似漆之勢，我欲多留而土能隨我，先據一籌之勝矣。且栽移甫定而雨至，是雨爲我下，坐而受之，枝葉根本無一不沾滋潤之利，最忌者日，而日不至，最喜者雨，而雨卽來

，去所忌而投以喜，未有不欣欣向榮者。此法不止種竹，是花是木皆然。至於記取南枝一語，尤難遵奉。移竹移花，不易其向，向南者仍使向南，自是草木之幸，然移草木就人，當隨人便，不能盡隨草木之便。無論是花是竹，皆有正面有反面，正面向人，反面向空隙，理也。使記南枝而與人相左，猶娶新婦進門，而聽其終年背立，有是理乎，故此語只當不說，切勿沈之。總之，移花種竹，只有四字富，宜陰忌日是也，瑣瑣繁言，徒滋疑擾。

笠翁偶集卷五

竹

三

柳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嫵娜之致，徒垂無益也。此樹爲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夏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爲最。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爲悅耳，目有時而不娛，以在臥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宜於曉之故，人則未之察也。

。鳥之防弋，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於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卽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是也，此其獨宜於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屬鳴禽，皆當呼予爲知己。

種樹之樂多端，而其不便於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嬋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匪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於和植之初，預防及此，留

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笠翁偶集卷五

柳

三

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行樂之事多端，未可執一而論，如睡有睡之樂，坐有坐之樂，行有行之樂，立有立之樂，飲食有飲食之樂，盥櫛有盥櫛之樂，卽袒裼裸裎，如廁便溺，種種穢褻之事，處之得宜，亦各有其樂。苟能見景生情，逢場作戲，卽可悲可涕之事亦變歡娛，如其應事寡才，養生無術，卽徵歌選舞之場亦生悲戚。茲以家常受用起居安樂之事，因便制宜，各存其說

於左。

睡

有專言法術之人，徧授養生之訣，欲予北面事之。予訊益壽之功，何物稱最，頤生之地，誰處居多，如其不謀而合，則奉爲師，不則友之可耳。其人曰，益壽之方，全憑導引，安生之計，惟賴坐功。予曰，若是則汝法最苦，惟修苦行者能之，予懶而好動，且事事求樂，未可以語此也。其人曰，然則汝意云何，試言之，不妨互爲印政。予曰，天地生人

以時，動之者半，息之者半，動則旦而息則暮也，苟勞之以日而不息之以夜，則旦旦而伐之，其死也可立而計矣。吾人養生亦以時，擾之以半，靜之以半，擾則行起坐立，而靜則睡也，如其勞我以經營，而不逸我以寢處，則岌岌乎殆哉，其年也不堪指屈矣。若是則養生之訣，富以善睡居先。睡能還精，睡能養氣，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堅骨壯筋，如其不信，試以無疾之人與有疾之人合而驗之，人本無疾，而勞之以夜，使纍夕不得安眠，則眼眶漸落，而此以累日頽，雖未即病而病之情形出矣。患疾之人，久而不寐，則病勢日增，偶一沉酣，則其醒也必有油然勃然之勢，是睡非睡也，藥也，非

療一疾之藥，乃治百病救萬民無試不驗之神藥也。茲欲從事導引，併力坐功，勢必先遣睡魔，使無倦態而後可，予忍棄生平最效之藥而試未必果驗之方哉。其人艱然而去，以予不足教也，予誠不足教哉，但自陳所得，實爲有見而然，與強辯飾非者稍別。前人睡詩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近人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眠。此皆書本睡餘，請置弗道，道其未經發明者而已。睡有睡之時，睡有睡之地，睡又有可睡不可睡之人。請條晰言之，由戌至卯，睡之時也。未戌而睡謂之先時，先時者不祥，謂與疾作思臥者無異也。過卯而睡，謂之後時，

後時者犯忌，謂與長夜不醒者無異也。且人生百年，夜居其半，窮日行樂，猶苦不多，况以睡夢之有餘，而損宴游之不足乎。有一名士善睡，起必過午，先時而訪，未有能晤之者。予每過其居，必俟良久而後見，一日悶坐無聊，筆墨具在，乃取舊詩一首，更易數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靜睡，起來常過午，便活七十年，止當三十五，同人見之，無不絕倒，此雖謔浪，頗關至理。是當睡之時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然而午睡之樂倍於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之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於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

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堪此，况暑氣鑠金，富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眠，猶飢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有善於此者。午食之後，略踰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覓睡，覓睡得睡，其爲睡也不甜，必先處於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月中三昧，惟此得之，此論睡之時也。睡又必先擇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靜曰涼，不靜之地，止能睡目，不能睡耳，耳目兩岐，豈安身之善策乎。不涼之

地，止能睡魂，不能睡身，身魂不附，乃養生之至忌也。至於可睡不可睡之人，則分別於忙闔二字。就常理而論之，則忙人宜睡，閒人可以不忙睡，然使忙人假寐，止能睡眠不能睡心，心不睡而眼睡，猶之未嘗睡也。其最不受用者在將覺未覺之一時，忽然想起某事未行，某人未見，皆萬萬不可已者，睡此一覺，未免失事妨時，想到此處，便覺魂趨夢繞，膽怯心驚，較之未睡以前更加煩躁，此忙人之不宜睡也。閒則眼未闔而心先闔，心已開而眼未開，已睡較未睡爲樂，已醒較未醒更樂，此閒人之宜睡也。然天地之間能有幾個閒人，必欲閒而始睡，是無可睡之時矣，有暫逸其心以妥夢魂之

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法。凡一日之中急切當行之事，俱當於上半日告竣，有未竣者則分遣家人代之，使事事皆有着落，然後尋床覓枕以赴黑甜，則與閒人無別矣，此言可睡之人也。而尤有吃緊一關，未經道破者，則在莫行歹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始可於日間睡覺，不則一聞剝啄，卽是邏倅到門矣。

坐

從來善養生者莫過於孔子，何以知之，知之於寢不尸居不容二語。使其好飾觀瞻，務修邊幅，時時求肖君子，處處

欲爲聖人，則其寢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則五官四體不復有舒展之刻，豈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長於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繪出一幅時哉聖人，宜乎崇祀千秋而爲風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當以孔子爲師，勿務端莊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縛而爲膠柱難移。抱膝長吟，雖坐也而不妨同於箕踞，支頤喪我，行樂也而何必各爲坐忘。但見面與身齊，久而不動者，其人必死，此圖畫真容之先兆也。

行

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於造物賦形之義，略欠周全，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此貧士驕人語。乘車策馬，曳履褰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動靜之別。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爲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爲歡，有時安車而代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士一籌矣。至於貧士驕

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緩急出門之可恃，事屬可緩，則以安步當車，如其急也，則以疾行當馬，有人亦出，無人亦出，無伴亦可行，不似富貴者假足於人，人或不來，則我不能即出，此則有足若無，大悖謬於造物賦形之義耳。興言及此，行殊可樂。

立

立分久暫，暫可無依，久富思傍。亭亭獨立之事，但可偶一爲之，旦旦如是，則筋骨皆懸，而脚跟如砥，有血脈膠

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癡之患矣。或倚長松，或凭怪石，或靠危欄作賦，或扶瘦竹爲筇，既作羲皇上人，又作畫圖中物，何樂如之。但不可以美人作柱，慮其礎石太纖，而致棟梁皆仆也。

飲

宴集之事，其可貴者有五，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飲政無論寬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備此五貴，始可與言飲酒之樂，不則麴蘖賓朋，皆鑿性斧身之具也。

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則相反，乃其勢又可並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維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談，不好爲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而不忍別，不好爲苛刻之令而好受罰者欲辨無辭，不好使酒罵坐之人，而好其於酒後盡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飲量不勝蕉葉，而日與酒人爲徒。近日又增一種癖好癖惡，癖好音樂，每聽必至忘歸，而癖惡座客多言，與竹肉之音相亂。飲酒之樂備於五貴五好之中，此皆爲宴集賓朋而設，若夫家庭小飲，與燕閒獨酌，其爲樂也全在大機逗露之中，形迹消忘之內，有飲宴之實事，無酬酢之虛文，賭兒女笑啼，認作斑斕之舞，聽妻孥勸誡

，若聞金縷之歌，苟能作如是觀，則雖謂朝朝歲旦，夜夜元宵可也，又何必座客常滿，罇酒不空，日藉豪舉以爲樂哉。

談

讀書最樂之事，而嬾人常以爲苦，清閒最樂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樂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閒，莫若與高士盤桓，文人講論。何也，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既受一夕之樂，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既得半日之閒，又免多時之寂，快樂可勝道乎。

。善養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而有道之士多有不善談者，有道而善談者，人生希覯，是當時就日招，以備開聾啟瞶之用者也。卽云我能揮塵，無假於人，亦須借朋儕起發，豈能若西域之鐘簾，不叩自鳴者哉。

沐浴

盛暑之月，求樂事於黑甜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濁汗非此不淨，炎蒸暑毒之氣亦非此不解。此事非獨宜於盛夏，自嚴冬避冷不宜頻浴外，凡遇春溫秋爽，皆可借

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此爲樂。而養生之家則往往忌之，謂其損耗元神也。吾謂沐浴既能損身，則雨露亦當損物，豈人與草木有二性乎。然沐浴損身之說，亦非無據而云然，予嘗試之，試于初下浴盆時，以未經澆灌之身，忽遇澎湃奔騰之勢，以熱投冷，以濕犯燥，幾類水攻，此一激也，實足以衝散元神，耗除精氣。而我有法以處之，慮其太激，則勢在尙緩，避其太熱，則利於用溫。解衣磅礴之秋，先調水性，使之略帶溫和，由腹及胸，由胸及背，惟其溫而緩也，則有水似乎無水，已浴同於未浴，俟與水性相習之後，始以熱者投之，頻浴頻投，頻投頻攪，使水乳交融而不覺，漸入佳境而莫知，然後縱橫其勢，

反側其身，逆灌順澆，必至痛快其身而後已，此盆中取樂之法也。至於富室大家，擴盆爲屋，注水於池者，冷則加薪，熱則去火，自有以逸待勞之法，想無俟貧人置喙也。

聽琴觀棋

奕棋儘可消閒，似難藉以行樂，彈琴實堪養性，未易執此求歡。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彈，棋必整奕橫戈以待。百骸盡放之時，何必再期整肅，萬念俱忘之際，豈宜復較輸贏。常有貴祿榮名付之一擲，而與人圍棋賭勝，不肯以一着相饒者

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是與讓千乘之國，而爭簞食豆羹者何異哉。故喜彈不若喜聽，善奕不若善觀，人勝而我爲之喜，人敗而我不必爲之憂，則是常居勝地也。人彈和緩之音，而我爲之吉，人彈噉殺之音，而我不必爲之凶，則是長爲吉人也。或觀聽之餘，不無技癢，何防偶一爲之，但不寢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則爲善彈善奕者耳。

看花聽鳥

花鳥一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產嬌花嫩蕊以代美

人，又病其不能解語，復生羣鳥以佐之，此段心機，竟與購覓紅粧，習成歌舞，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爲蠢然一物，常有奇化過目而莫之睹，鳴禽聞耳而莫之聞者，至其捐資所買之侍妾，色不及花之萬一，聲僅竊鳥之緒餘，然而睹貌卽驚，聞歌輒喜，爲其貌似花而聲似鳥也，噫，貴似賤真，與葉公之好龍何異。予則不然，每值花柳爭妍之日，飛鳴鬪巧之時，必致謝洪鈞，歸功造物，無飲不奠，有食必陳，若善士信檀之佞佛者。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惟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鶯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謂不負花鳥，

而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

蓄養禽魚

鳥之悅人以聲者，畫眉鸚鵡二種。而鸚鵡之聲價高出畫眉上，人多癖之，以其能作人言耳。予則大違是論，謂鸚鵡所長，止在羽毛，其聲則一無可取。鳥聲之可聽者，以其異於人聲也。鳥聲異於人聲之可聽者，以出於人者爲人籟，出於鳥者爲天籁也。使我欲聽人言，則盈耳皆是，何必假口籠中，况最善說話之鸚鵡，其舌本之強，猶甚於不善說話之人

，而所言者又不過口頭數語，是鸚鵡之見重於人，與人之所以重鸚鵡者，皆不可詮解之事。至於畫眉之巧，以一口而代衆舌，每效一種，無不酷似，而復纖婉過之，誠鳥中慧物也。予好與此物作緣，而獨怪其易死，既善病而復招尤，非歿於己，卽傷于物，總無三年不壞者，殆亦多技多能所致歟。

鶴鹿二種之當蓄，以其有仙風道骨也。然所耗不貲，而所居必廣，無其資與地者，皆不能蓄。且種魚養鶴，二事不可兼行，利此則害彼也。然鶴之善唳善舞，與鹿之難擾易馴，皆品之極高貴者，麟鳳龜龍而外，不得不推二物居先矣。乃世人好此二物，又分輕重於其間，二者不可得兼，必將舍

鹿而求鶴矣。顯貴之家，匪特深藏苑囿，近置衙齋，卽倩人寫真繪像，必以此物相隨。予嘗推原其故，皆自一人始之，趙清獻公是也。琴之與鶴，聲價倍增，詎非賢相提携之力歟。

家常所蓄之物，雞犬之外，又復有貓。雞司晨，犬守夜，貓捕鼠，皆有功於人，而自食其力者也。乃貓爲主人所親暱，每食與俱，尙有聽其舉帷入室，伴寢隨眠者。雞棲於埕，犬宿於外，居處飲食皆不及焉，而從來叙禽獸之功，談治平之象者，則止言雞犬，而並不及貓，親之者是，則略之者非，親之者非，則略之者是，不能不惑於二者之間矣。曰有

說焉，暱貓而賤鷄犬者，猶癖諸臣媚子，以其不呼能來，聞叱不去，因其親而親之，非有可親之道也。鷄犬二物，則以職業爲心，一到司晨守夜之時，則各司其事，雖豢以美食，處以曲房，使不卽彼而就此，二物亦守死弗至，人之處此，亦因其遠而遠之道也。卽其司晨守夜之功，與捕鼠之功，亦有間焉，鷄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饑寒而盡瘁，無所利而爲之，純公無私者也。貓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爲之，公私相半者也。清勤自處，不屑媚人者，遠身之道，假公自爲，密邇其君者，固寵之方，是三物之親疏，皆自取之也。然以我司職業於人間，亦必效鷄犬之行，而以貓之舉動

爲戒。噫，親疏可言也，禍福不可言也，貓得自終其天年，而鷄犬之死皆不免於刀鋸鼎鑊之罰，觀於三者之得失，而悟居官守職之難，其不冠進賢而脫然於宦海浮沉之累者幸也。

澆灌竹木

築成小圃近方塘，菓易生成菜易長，抱甕太癡機太巧，從中酌取灌園方，此予山居行樂之詩也。能以草木之生死爲生死，始可與言灌園之樂，不則一灌再灌之後，無不畏途視之。殊不知草木欣欣向榮，非止耳目堪娛，亦可爲藝草植木

之家助祥光而生瑞氣，不見生財之地，萬物皆榮，退運之家，羣生不遂，氣之旺與不旺，皆於動植驗之，若是則汲水澆花，與聽信堪輿修門改向者無異也。不視爲苦，則樂在其中，督率家人灌溉，而以身任微勤，節其勞逸，亦頤養性情之一助也。

笠翁偶集卷六

廖柴舟文鈔

小品自序

己未春，予僦居城東隅，茅屋數椽，簷低于眉，稍昂首過之則破其額。一巷深入，兩墻夾身而臂不得轉，所見無非小者。屋側有古井一，壞甃狹淺，僅可供三四爨，天雨，晴則已竭。井邊有圃，雖稍展，然多瓦礫瘠瘦，蔬植其中，則矩細苦澀不可食，予每大嚼之不厭。巷口數家，爲樵汲藝圃與拾糞賣菜傭所居，其家多小雛，大亦不至五六歲，時入嬉

小品自序

戲，或偷弄席上紙筆畫眉頰戲者，予頗任之。門外有古槐一株，頗怪，時有翠衣集其上。旁有小石墩數塊，客至則坐其下談笑。客多鄉市雜豎，所談皆米鹽菜豉，無有知肉食大言者，予雖欲大言之而客莫能聽也，以故凡筆之於文者皆稱是。辛酉七月日，偶搜破篋中舊稿，得文九十三首，類多短幅雜著，零星散亂，因稍爲校次，付奚錄過，目爲小品，附二十七松堂集刻之。時予適改燕生單名燕，燕者小鳥也，古燕字從鳥從乙，或曰鷗蓋得天地巨靈者。越一歲爲壬戌春正月，刻成，是歲德星見於北。

丁戌詩自序

丁巳五月二日，予避亂南岸土圍內，住隙地如斗大，雜几榻炊爨之屬于其中，人畜喧填，穢氣蒸爲癘疫，而予內人與次女相繼死矣，予時亦幾不起。越十月賊退，始得扶病入城，就醫故人陳某家，而一女復病死，嗚呼痛哉。予既孑然一身，病亦稍痊，友人過候，間出詩見慰，勉爲和答，或愁悶無聊，時吟數句以自遣，而詩遂與淚爭多矣。又越歲戊午

，爲人按館作塾師，訓二三童子外，兀然無一事可作，輒以詩爲工課，塗乙縱橫，几壁爲黑，久之積爲成帙，題曰丁戌詩，記實也。嗚呼，此豈其得已者耶，雖然，境遇苦而性情深，性情深而學問入，詩不能爲變境遇之物，而境遇反爲深性情入學問之物，故記年以驗境遇之順逆，記詩以驗性情學問之淺深，又安可忽乎哉。古人於通仕後，嘗錄其生平困塞事以自警，况予猶在困塞時耶。因錄此卷以爲警惕之助，亦以見予年來困阨流離，骨肉煙消，室家甑破，遇比前加逆，心比前加苦，叢人間不堪之境，無不盡聚於一人一時之身爲可悲也。

選古文小品序

大塊鑄人，縮七尺精神於寸眸之內，嗚呼盡之矣。文非以小爲尙，以短爲尙，顧小者大之樞，短者長之藏也。若言猶遠而不及，與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無繁詞，理至者多短調。巍巍泰岱，碎而爲嶙嶙沙磧，則瘦漏透難見矣，滔滔黃河，促而爲川瀆溪澗，則清澗激灑生矣。蓋物之散者多漫，而聚者常斂，照乘粒珠耳，而燭物更遠，

予取其遠而已。匕首寸鐵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獅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粵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輕也。

自題刻稿

居恆多愁，弄筆破悶，舉以示人，舌橋而首不點，此耳之過耳，耳有成習而目遂爲所掩。夫璞未有不欲自見其寶者，而見棄于途人，則習者寡也。然人日習粟而知粟矣，又鮮能知味者何哉，物莫賤於所知而寶於所不知，因題以刻焉，此豈有習之者乎，習不習則任之，吾惟寶吾寶。

卷之五

自題刻稿

自題竹籟小草

竹圃初葺，微雨一過，苔潔蘿鮮，予坐其中，頽如塊雪耳，何與筆墨事，而顧相引以深也。蕉紙蟲書，似以韻勝，不欲落烟食朶頤，舉向花間，倩鳥哦之，公冶子何在，聽此泠然，世無忌人，容我仙去。

卷之五

自題竹籟小草

一

半幅亭試茗記

亭在韻軒西之南，聲影寂寥，方嫌花翻鳥語之多事也。蘿垣苔砌，修竹施繞，亭贅其中，而缺其半，如郭恕先畫，雲峯縹緲僅得半幅而已，因以爲名。亭空閑甚，似無事於主，主亦無事於客，然客至不得不須主，主亦不能不揖客。客之來，勇於談，談渴則宜茗，而亭適空閑無事，遂以茗之事委焉，安鼎甌窰瓶汲器之屬於其中，主無僕，恆親其役。每

當琴罷酒闌，汲新泉一瓶，篝動爐紅，聽松濤颼颼，不覺兩腋習習風生，舉磁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韻，豈知人間尙有烟火哉。地宜竹下，宜莓苔，宜精廬，宜石磴上。時宜雨前，宜朗月，宜書倦吟成後。侶則非眠雲跂石人不預也。品茗之法甚微，予從高士某得其傳，備錄藏之，不述也。獨記其清冷幽寂，茗之理儻宜如是乎。

卷之七

以上二十七松堂文集

各家小傳

三袁 鍾譚

明史文苑傳：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宗道字伯修，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時追錄光宗講官，贈禮部右侍郎。宏道年十六爲諸生卽結社城南，爲之長，間爲詩歌古

文，有聲里中。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遷吳縣知事，聽斷敏決，公庭鮮事，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順天教授，歷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尋以清望擢吏部驗封主事，改文選，尋移考功員外郎，立歲終考察羣吏法，言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武官五歲，此曹安得獨免，疏上報可，遂爲定制。遷稽勳郎中，後謝病歸，數月卒。中道字小修，十餘歲作黃山雪二賦，五千餘言。長益豪邁，從兩兄宦游京師，多交四方名士，足跡半天下。萬曆三十一年始舉于鄉，又十四年乃成進士。由徽州教授歷國子博士南京禮部主事，

天啓四年進南京吏部郎中，卒于官。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各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疎者便之。其後王李風漸息，而鍾譚之說大熾。鍾譚者，鍾惺譚元春也。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稍遷工部主事，尋改南京禮部，進郎中，擢福建提學僉事，以父憂歸，卒于家。惺貌寢羸不勝衣，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官南都，餽秦淮水閣，讀史恆至丙夜，有所見卽筆之，名曰史懷。晚逃於禪以卒。

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元春字友夏，名輩後于惺，以詩歸故與齊名，至天啓七年始舉鄉試第一，惺已前卒矣。

公安縣志：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公安人。曾祖暎以任俠聞，祖大化，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糶直，擇其贖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

母粟二千石，金千兩以貸，盡焚其券，家逐落。明年封公士瑜生，後娶龔方伯女，連生伯修中郎小修三先生。初先生生之夜，祖母余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伯修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鄉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以曹大安人病，未就春官試，回里後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卽肖其語，然已疑詩文之道不盡于是矣。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以文章名世也。性耽賞適，文酒之餘，每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

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望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蒔藥，不問世事。癸未，父強之赴試，行至黃河而返，一夕舍于荆門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床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妻死，不復娶，父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

父謂之曰，昔淨名依於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良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邸，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啟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峯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是年以冊書歸里，中郎與小修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証，先生精勤，甚或終夕不寢。

。逾年偶於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中郎與語，甫擬開口，中郎卽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知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著海蠡篇。既報命，旋卽乞歸，七八年間，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先生再入京師，官春功，中郎亦解官至，小修入大學，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尙寶士藻，劉尙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談妙悟之學者日眾，多不修行，先生深

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託，而同學矯枉太過者，至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各相設施，決不可相濫，於是益悟陽明先生不肯徑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久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立，中外每有言，先生聞之，輒私泣于室。嘗上疏乞進講大學衍義，啟沃最得要領，如疏稱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於症最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分，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鑄無竊柄，辭均懇切。先生爲人極修潔，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

年，不以一字干有司，讀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先生，期爲汲引，竟不發函，急以原金還其人，小修偶見之，問爲何令，先生秘之，竟不知爲何如人也。生平卻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自丁酉充東宮講官至庚子秋以病卒于京師，年甫四十一歲，檢囊中僅得數金，棺木皆門生斂金成之，及妻孥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平怒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興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

。居常省交游，簡應酬，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小方小西天之屬，皆窮覽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若干卷。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卒，黃公哭之甚慟。及葬黃公請告歸，迂道登壟哭之，爲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蒞楚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先生於學宮，卒如素志云。萬曆丁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歎曰，石尙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禍在是矣。已而皆驗，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

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惜哉。書法適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嚼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歎。光廟御極，以東宮講讀晉詹事贈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

公安縣志：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先生之生也，母夢月入懷，故小字月。少時卽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卽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藝，塾師大

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卽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於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辭，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于鄉，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榷，索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終不欲恃燂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證之太史，太史喜曰，弟見出蓋纏，非吾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

前輩機用，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合，賜以詩，中有云，誦君玉屑句，執鞭亦欣慕，早得從君言，不富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太史還里，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龔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秘，符同水乳，而於應世之跡，微有不同，太史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鏑，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爲安親保身之道，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麒麟不與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

，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老，李老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謂其識力胆力皆迥絕於世，直英靈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公超脫，或足以困之，乃公洒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于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洒民間，溢于額而不知，公一目了然，摘其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公俱置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折微

收之封，惟苛兌者許民告白，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傾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下其例諸邑，悉如吳縣。機神朗徹，遇一切切態，如鏡取影，卽巧幻莫如吳而終不得遁，故道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公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遺，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公出見縣前占星人，其覓黜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視手跡與匿名牘無二，訊之立伏，其妙於得情皆此類。公爲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

公時行聞而歎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公意見與當路相左，居恆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當事知其不可強，姑令予告，俟病痊補職。公既得請，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戀戀烟嵐如饑渴之於飲食。時與石簣諸公商証，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其功偉矣。戊戌太史字趣公入都，始復就選，得京兆校官，時太史官春坊，小修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城西之崇國

寺名曰蒲桃社。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數月卽請告歸，歸未幾，太史下世，公感念絕葷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於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隄，種柳萬株，號曰柳浪，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洒，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而遊屐所及，如匡廬太和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于詩文，煙嵐溢毫楮間，蓋自桃花源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丙午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歸里。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司主事，攝選曹事，猾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掣籤時，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

吏無敢近者，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公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誓爲國家除此大蠹。少宰楊公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至，公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公曰此胥吏也，但置之於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奧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公令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卽繩之以往，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銓曹設刑具自公始，冢宰孫公知公爲大用器，甚重

之。己酉公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公通場皆自取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試錄爲天下第一。公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游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絕頂而還，著華嵩游記。居吏曹二年，會考事竣，遂給假南歸，定居沙市，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庚戌卒，年四十三，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胆如張江陵，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所著詩文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瓶花齋，瀟碧堂，破破齋，華嵩游草，若干卷行世。吳縣祀名宦，公邑祀鄉賢。

公安縣志：

袁中道，字小修，伯修中郎同母弟也。萬曆癸卯魁北闈，丙辰成進士。牧齋錢先生謙益爲之傳曰，小修十歲著黃山雪二賦，凡五千餘言，長而通輕俠，游于酒人，以豪傑自命，視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視鄉里小人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以日進。歸而學於李龍湖，有志出世，操觚應舉，懷利刃切泥之嘆。久之數困鎖院，而兩兄皆膺仕，流離世故，有憂生之嗟。萬曆丙辰始舉進士，改

徽州府教授，遷國子博士，乞南得禮部儀制，歷南吏部文選司郎中，旋乞休。小修嘗自叙珂雪齋集，謂其詩文不及古人者有五，欲付之一炬，而名根未忘，不忍棄擲。又謂出世則以超悟讓人，而修香光之業，用世則以經濟讓人，而爲仕隱之閒，修辭則以經國垂世讓人，姑存其緒言以當過雁之一唳，皆實語也。余嘗語小修，子之詩文有才多之患，若游覽諸記，放筆芟蕪，去其強半，便可追配古人，小修曰善哉，子能之我不能也，吾嘗自患決河放溜，發揮有餘，淘練無功，子能爲我芟蕪，序而傳之，無使有後世誰定吾文之感，不亦可乎。小修之通懷樂善若此，而予逡巡未果，實自愧其言。

小修嘗語予，杜之秋興，白之長恨，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不知，妄加評竄，吾與子富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問師承議論如此，而今之持論者，彝公安于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公與牧齋及黃之悔公客生爲至交，故其言如此。深于禪理，卒時鼻垂玉筍，人以爲禪定云。所著詩文有珂雪齋二十卷，游居柿錄二十卷

景陵縣志：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武進學訓鍾一貫子也。中萬曆癸

卯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公爲人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交接，而專致積于書史。庚戌闈中，爲夷陵雷公思霈所深賞。初授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所過各有著作。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在南都讀書，評閱詩歸史懷，多所發明，有古賢所不逮者。陞福建提學僉事，考校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去職，居家服闋凡三年而卒，壽五十有二矣，所著述有隱秀軒詩文集，楞嚴如說，酒雅，及評選左史漢書等行世。

按公讀書學道爲念，通籍十四年，簡淡自持，恥事生產，自著述外，無酬酢主賓，人以是多忌之。然與文士接，終日談論不輟，與邑名士譚元春爲性命友，每商權古今文章詩史，不襲人唾餘，而兩家各勉爲孝友，儼如通家，有雍睦古道焉。

劉同人 于奕正

麻城縣志：

劉侗字同人，號格菴，崇禎進士，知吳縣令，之任卒于維揚舟次，時年四十有四，文章事業未竟其志，海內傷之。初爲諸生，見賞于督學葛公，禮部以文奇奏參，同竟陵譚元春黃岡何閔中降等，自是名著聞。楚場數不利，復以公事忤

劉同人 于奕正

鄉先輩。入學成均，癸酉舉北闈，甲戌捷南宮。容都門，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爲書，名帝京景物略，屬同里友周損采詩，共成之，刻行世。所爲詩制舉菽，先是爲武昌孟登刻于蘭陽，名龍井崖詩及雉草，後韜光三十二義爲景陵譚元禮刻于德清。其生平全集，尙俟收緝。爲人以千秋自命，不苟同于世，具見詩文中。

因樹屋書影：

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

恥剽竊爲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巖靜澹時，如有遺高人，每于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概。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于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洽，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于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

能世其業，今爲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身長安中，此數人者，各高天下，歸而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髻電目，面作松鱗，癭處領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眙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歎服，徘徊不能去。司

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于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于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子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于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容謂予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歸，

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尙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于朋友也，無所不盡其歡，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歡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于今既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于鬱鬱，斯亦朋友之過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于此哉，司直至于此而未有所述于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

王季重

瑯嬛文集王謔菴先生傳：

山陰王謔菴先生，名思任，字季重。年十三，卽從漏衡岳先生，館於橋李黃葵葵陽宮庶家。先生落筆靈異，葵陽公喜而斧藻之，學業日進。萬歷甲午，以弱冠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

口誦先生之文及幼小題，直與錢鶴灘湯海若爭坐位焉。先生初爲縣令，意輕五斗，兒視督郵，偃蹇宦途，三仕三黜，自二十一釋褐，七十二考終，通籍五十年，三爲縣令，一爲司李一爲教授，兩爲臬幕，三爲主政，一爲備兵使者，直至監國，始簡官詹，晉秩少宗伯，而國事又不可問矣。五十年內，強半林居，乃遂沉湎麴蘖，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閉戶讀書。自庚戌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喚，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盡情刻畫，文譽鵲起。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閑住在家，

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謙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日齊飛，殆爲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頸，先生知其意，襪被卽行。人有咎先生謔者，其客陸德先歎曰，公毋咎先生謔，先生之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作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昔在富塗，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謔之力也。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璫邢隆同出京，意欲開採從當塗起，難先生，守訓逗留瓜州，而賺璫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屬吏禮，一邑騷動。先生曰，無患，馳至池黃

，以緋袍投刺稱眷生。璫怒。訶謂縣官不服素，先生曰非也，俗禮弔則服素，公此來慶也，故不服素。璫意稍解，復詰曰，令刺稱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楊狀兀墀也，與公有瓜葛，璫大笑，亦起更緋，揖先生坐上座，設飲極歡。因言及橫山，先生曰，橫山爲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開採乎，必須題請，下部議方可。璫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於公左右者甚衆，我爲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璫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觀望瓜州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璫曰，

公言是，我卽回京，以公言復命矣。當塗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諫之力也。先生於癸丑己未，兩計兩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端吾，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攻號謔菴，刻悔謔以誌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談諧，虐毒益甚。甲申國變，弘光蒙塵，馬士英稱皇太后制，逃奔至浙。先生以書抵之曰，閣下文采風流，吾所景羨，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門戶固党，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致令乘輿

遷播，社稷邱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爲閣下計，無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爾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來奔吾越，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書出，觸怒閣下，禍且不測，職願引頸以待鉏麕。書傳，人大快之。北使渡江，人具牛酒，有邀先生出者，先生閉其門，大書曰，不降。監國至越，請備顧問，仍以一席笑談，遂致大位。江上兵散，屏跡小居。貝勒駐蹕城中，先生誓不朝見

，不薙髮，不入城。偶感微疴，遂絕飲食，僵臥時，常擲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顛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

論曰，謔菴先生既貴，其弟兄子姪以及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宦囊，大費供億，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錢却極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無不稱以老友文章，蓋此四字，惟先生當之，則有道碑銘，庶無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尋徧越州，有乎無有也。

按有明於越三不朽名賢圖贊及珂環文集王季重先生像贊

近代散文鈔

八

曰：

捨芥功名，生花綵筆，以文爲飯，以奕爲律。
謔不避虐，錢不諱癖，傳世小題，幼不可及。
宦橐游囊，分之弟姪，孝友文章，當今第一。

陳繼儒

明史隱逸傳：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及礪山，王世昌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

之陽，構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宴坐，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芥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以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留意去。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峯仰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爲築來仲樓招之。黃道周疏稱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諸朝貴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

。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爲遺令，纖悉必具。

對山書屋墨餘錄：

陳徵君繼儒隱居佘山，文名重海內，朝貴多與交游，時人致以終南捷徑相比刺。然其於地方利弊，多有昌言，山澤之臞，婆心切至。泊乎晚年，九重側席，樓下徵書，而卒堅臥不起，則非以退爲進可知矣。聞其易簀時，出名香二升許，令侍者煎湯沐浴，浴竟披衣，醫士許龍湫抱之登榻曰，先生將羽化矣，體輕甚。公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殮小殮，古

禮拘束，後之君子，斂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執轂，長爲善人，受用永足。書已，投筆而逝。

无按此則原載曹家駒說夢，對山毛氏特爲錄存。曹字千里，華亭人，明末諸生，蓋一遺民，所撰說夢一冊，余未得見，毛氏之書則鑄于同治庚午秋也。

李流芳

嘉定縣志：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長蘅。伯兄元芳，字茂初，諸生，工七言長句，卒年七十餘。仲兄名芳，字茂材，幼負異才，頃刻千言，宏麗無比，萬曆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卒年二十九。流芳萬曆丙午舉人，天啟壬戌，公車抵近郊，聞璫焰益

李流芳

張，賦詩而返，絕意進取。性孝友誠信，外通而中介，與人交，周旋患難，傾身救援無所避。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盡得董巨神髓，縱橫甜適，自饒真趣，嘗自言筆墨氣韻間肖西湖山水云。書法奇偉，一掃尋常結構，自極謹嚴。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間。崇禎己巳卒，年五十五。論者謂四先生詩文書畫，照映海內，要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而唐以文掩，婁以書掩，程以詩掩，李以畫掩云。

无按鄞人謝三賓知嘉定縣事，嘗合唐時升叔達，婁堅子柔，程嘉燧孟暘，及流芳詩刻之，號嘉定四先生集。

譚友夏詩有代書答伯敬燕中五首，茲錄其一，書云李長

蘅清真佳士，貌絕似友夏尤奇。

聞道李生久，兼知亦慕予，膚清原可厭，惟肖何似歟。
畫已將詩有，神能令貌如，他年誰後死，仁至免躊躇。

李毓芳

三

張京元

泰興縣志：

張京元字思德，別字無始，幼有異稟，三齡卽讀書成誦。比長，文辭敏贍，傾倒一時，書法尤精妙。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擢江西參議僉事，遷提學副使，所得士悉豫名宿。著有楚辭刪註二卷，寒燈隨筆一卷。

張京元

无按王百穀延令纂有張郎行贈張無始，稱之曰壯年，約略可以推知其年輩。盖王游泰興時爲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卽一五九八年，已六十四歲矣。其詞曰，

張郎便便腹如瓠，腹中丘墳稱武庫。家住城東一區宅，終年不踏城西路。城西路上人肩摩，銅山紛紛金穴多，南陵考鐘北舍鼓，浮雲其奈張郎何。手持一編臥還讀，司馬遺書藏滿屋，大兒文舉小德祖，其餘者誰空碌碌。沙中種豆豆苗枯，飲牛扣角歌烏烏，朱輪綉轂等閑事，何勞腐鼠嚇鳶雛。平生意不可一世，乍見呼我爲奇士，把臂頻嗟識面晚，稱我才情兼意氣。我

何意氣亦何才，蒯緱蕭瑟渡江來，臨邛仙令能重客，
么麼程鄭烏有哉。眼中之人吾與子，子方壯年吾老矣
，張郎張郎好自愛，未許他人執牛耳。

倪元璐

三不朽圖贊：

倪鴻寶元璐，上虞人。翰林院侍讀，有毀三朝要典，辨東林諸疏，上拈之屏間，出入顧視，每嘆曰，奇才，奇才，聞賊信，走淮安約史可法發兵勤王，不果，以單騎赴闕。甲申三月賊破京城，向闕再拜投環死之，贊曰：

倪元璐

穿天心，出月脅，落筆驚人，泣鬼雨血，奏疏絲綸，有明第一，以浙人而任司農，以詞林而治兵革，單騎勤王，事皆破格，攀髯滸湖，神歸箕畢，不如人言，但啜茗燒香，而爲翰林清客。

无按倪傳以紹興先正遺書邵念魯思復堂文集言之甚詳，文長不錄。明史本傳茲亦從略也。

張宗子

乾隆山陰縣志：

張岱字宗子，一字陶菴，山陰諸生。曾祖元林，明隆慶進士，廷試第一，謚文恭。祖汝霖，萬曆間兄弟進士。岱年六歲，汝霖攜之適杭州，時華亭陳繼儒客杭，命岱屬對，奇之，謂汝霖曰，此吾小友也。及長，文思全涌，好結納海內

勝流，園林詩酒之社，必頡頏其間。累世通顯，服食豪侈，畜米園數部，日聚諸名士，度曲徵歌，談話雜進，及以古事挑之，則自四部七略以至唐宋說家薈粹瑣屑之書，靡不賅悉。及明亡，避亂剡谿山，岱素不洽生產，至是家益落，故交朋輩多死亡，葛巾野服，意緒蒼涼，語及少壯穠華，自謂夢境。著有西湖夢尋，快園道古，奚囊十集等書十餘種。別爲石匱書，記明代三百年時事，尤多見聞。年六十九，營生壙於項王里，曰伯鸞高士家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後又十餘年卒，年九十三。所著石匱一書入國朝提學浙江谷應泰購得之，爲明記事本末，梓行於世，語見舊志邵念魯傳。

思復堂文集明遺民所知傳：

山陰張仰，字宗子，左諭德元林曾孫也。性承忠孝，長于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沉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于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頌涕三致意也。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慨然曰，是固冑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

无按宗老自道生平，集中有自爲墓誌銘一文足供參證，

茲更錄其題後二則于後：

功名耶怕空，官貴耶做夢，忠臣耶怕痛，銜頭耶怕重，

孝書三十年耶而但堪覆瓿，之人耶有用沒用。

嗟此一老，習餘髮鶴，氣併四時，胞藏五嶽，禪旣懶參，
仙亦不學，八十一年，窮愁卓牢，水到渠成，瓜熟蒂
落，沈醉方醒，惡夢始覺，忠孝兩虧，仰媿俯忤，聚鐵
如山，鑄一大錯。

沈君烈

對山書屋吳士餘錄：

明太倉諸生沈君烈，名承，號卽山。少負異才，當萬曆之季，古學衰替，而獨治經傳古文詞，名與金沙周介生，晉陵陳伯玉埒，皆爲毛孺初一驚所賞拔，謂君烈文不宜科第而有英靈之氣，沒必爲神。君烈亦嘗言，立身無傲骨者，筆下

沈君烈

必無飛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警語，其自負如此。天啟甲子，秋闈報罷，違病旋卒。明年乙丑，孺初爲中丞，駐節吳中，搜其遺文付刻焉。君烈元配顧，繼配薄少君，字西真，於其沒也，賦有悼外詩，至小祥酌酒，一慟而絕，遺孤猶在襁褓，張天如溥名之曰忱，育於京師，九歲而殤，張南郭采有張_天童_張墓志銘，蓋指此也。少君詩凡百首而佚其三，天如又刪十六，實存八十一，計見國朝趙天羽寄園寄所寄中者惟八首，朱竹垞明詩綜僅收一首，王述庵司寇脩太倉州志，稱有齋泣集，而篇數未詳，汪靜厓婁東詩派，亦祇存十二首，至嘉慶辛未，彭甘亭徵士始訪得原詩首數，次第手書，

評有沈痛激烈如擊燕筑如叫巴猿等語，州人黃金臺，因于道光丁酉以彭書泐石，俾王元傑重鐫壙志云。按少君既邀旌表，入祀節烈，而君烈則久傳歿爲婁神，今祠宇乃所舊居，春秋祈賽，士女駢闐，例以柳州羅池，香山海院，知往事固有不盡誣者。惟孺初人無足重，而稱賞之語，竟驗於後，豈衡才別有慧眼耶，抑何識精而鑒神也。然而君烈之文亦因是可知矣，故特揭而書之。

无按此則係毛氏錄自其友程序伯小松圓閣零墨者，原書未曾見。又按張天如七錄齋集載有卽山集序一文，今所傳天啟刻本毛孺初評選之卽山集中，未見收入，不知何

故，今撮其事蹟較著者抄錄于下：

君烈少起單家，學書幾廢，乃勁振于宗族之間，閉門距躍，研究墳素，復排時之訓故，自爲造寫，製往者之所無，可謂能立矣。性通深廉雅，恥受人高墉之蔽，與婦薄少君靜居一志，少君通詩書能琴，又好禮梵不食魚腥，兩人以高素爲友。（中略）君烈于壬子迄甲子之歲凡十年來，受知于督學使者與郡刺史郡佐司李及州大夫者數矣。（中略）至君烈中棄，少君晝夜擗蹠，甘心灰沒，賦悼亡詩百首，愁怨悲慄，痛愈柳下之誄，侵染成疾，殞其自躬，計去君烈之亡裁餘一年有一日耳。

祁世培

山陰縣志：

祁彪佳，字弘吉，號世培，年十七，萬曆戊午舉人，壬戌成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胥吏以年少，心易之，見其理案牘如老吏，乃共驚歎。時藩司兵餉稍稽致大譁，諸長吏懾息不敢出，獨馳諭之，期以五日給餉，復計傳爲首者數人

治之。後授御史，巡按三吳，魁惡天罡擒殺之，且定漕解，清隱租，置役田，閹臣忌其諱直，卽告歸。居八年，從劉宗周講明程朱之學。起河南道，時劉宗周 金光辰，以直言蒙譴，抗疏留之。及舉計典銓郎，吳昌時壞法，遂劾之，致政歸。甲申三月崇禎殉社稷，次年彪佳挈妻子入雲門，至所居寓山，笑曰，山川人物固屬幻影，而人生已一世矣。時夜半，遂赴水，子理孫方于夢中聞開戶聲，驚起視之，得案上別廟文，并遺囑絕命詩，奔水際求之不得，頃之東方漸明，見柳陌淺水露角巾寸許，端坐而卒，猶怡然有笑容。

三不朽圖贊：

祁忠敏彪佳，山陰人。乙酉閏五月，貝勒以書聘公，公自平水携櫬至寓山，赴水而死，子理孫倉皇求之，柳陌下正襟危坐，水僅及額，冠屨不動，面帶笑容，腹無勺水，時人異之。贊曰：

德裕園亭，文山聲伎，一旦殉亡，棄若敝屣。危坐正襟，趺跏止水，首不墮冠，足不遺履，毫無戚容，滿面歡喜，如斯人也，乃以四頁名堂，余曰，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金聖歎

二十七松堂文集金聖歎先生傳：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趣起而排之，於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秘不示人。每

陞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蠻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予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遺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

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其餘評論尙多，茲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雅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研頭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先生沒，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曲江廖燕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秘，卽天地妙秘，一旦發洩無餘，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允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寃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耶。予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爲詩弔之，併傳其略如此云。

對山書屋墨餘錄：

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偏僻，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連篇累牘，縱胸臆書之，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世祖一皇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室，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

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卽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遂以恃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富哀詔初臨日，集眾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蜜疏具奏。既上，旨發欽差大臣於江甯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訶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

觀生，朱時茗，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洽，馮邛也。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乩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无按又滿樓叢書載無名氏撰辛丑紀聞一卷載哭廟案頗詳，文長不錄，但錄其篇末附詩之一，其詩曰：

丁瀾俠骨世無倫，哭廟焉知遂殺身。縱酒著書金聖歎，才名千古不沈淪。

李笠翁

光緒蘭谿縣志：

李漁字謫凡，邑之下李人。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古文詞，著有才子稱。好遨遊，自白門移居杭州西湖上，自喜結隴山水，因號湖上笠翁，題室楹云，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裏，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

李 笠 翁

一

。性極巧，凡窗牖床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人見之莫不喜悅，故傾動一時。所交多名流才望，卽婦孺亦皆知有李笠翁。晚年思歸，作歸鄉賦，有云，采蘭綴佩兮，觀徽引觴，蓋于此有終焉之志也。生平著述，彙爲一編，名曰一家言，又輯資給新書若干卷，其簡首有慎獄芻言，祥刑未議數則，爲漁所自撰，皆藹然仁者之言。（近賀長齡爲采入皇朝經世文編，以漁僑居邦上，故賀作漁爲江南人。）作詩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構思，不必盡準于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實甫也，有十種曲盛行於世。當時李卓吾陳仲醇名最噪，得笠翁爲三矣。論者謂

近雅則仲醇庶幾，諧俗則笠翁爲甚云。昔漁嘗于下里村間，鑿溝引水，環繞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

李 笠 翁

三

廖柴舟

光緒曲江縣志：

廖燕初名燕生，字柴舟，曲江人，邑諸生，抗志不羈，不苟爲制舉文，嘗言士生官世，澤及生民曰功，死而不朽曰名，專事什第抑陋矣。卜居武水西，榜其門曰二十七松堂，閉戶讀書，日事一作，以守陳廷之，勿禮其虛，交款洽，爲刻

廖柴舟

其集行世。偕之北遊，適舟次金陵，以病留，得覽江山之勝。歸而究通儒之學，文益恣橫。善草書，狀如古木寒石，筆有奇氣，人得尺幅，什襲珍之。康熙丁卯分纂郡縣邑志，乙酉卒於家。著有二十七松堂集，梓行東洋，遺詩入國朝詩裁，廣東詩粹。

書目介紹

近代散文鈔抄撮書目

白蘇齋類集二十一卷

袁宗道 明刊本 宏道中道參校

重刻白蘇齋類集十八卷

光緒公安袁氏繼善堂刊本 明刻說書類三卷及雜
說類一卷，皆是談禪部分，爲此本所不收。

錦帆集四卷

袁宏道

解脫集四卷

抄撮書目

袁宏道

瓶花齋集十卷

袁宏道

瀟碧堂集二十卷

袁宏道 以上萬曆袁氏書種堂寫刻本，最精。

袁中郎全集二十三卷

萬曆刊本 中道校 內有丁未雜識，塲屋後記，

爲他本所不收。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

萬曆刊本 道光重刻本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

明刊本 計共增補文八十七篇，塲屋後記及墨畦
(卽丁未雜識) 亦收入。

袁石公集十種

明繡水周氏刊 內狂言狂言別集係贗書

袁中郎集二卷

陸雲龍選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珂雪齋集選二十四卷

袁中道 天啟刊

珂雪齋外集游居柿錄

近代散文鈔

四

袁中道 明刊 所見止十二卷，傳志云二十卷，未知有無誤也。

袁小修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合集十六卷

崇禎刊本

鍾伯敬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鄒庵訂定譚子詩歸十卷

譚元春 明刊本

譚友夏合集二十卷

崇禎刊

鵝灣遺稿一卷

譚元春

明錢繼章編人琴集本

古詩歸唐詩歸五十一卷

鍾惺譚元春評選 明刊

帝京景物略八卷

劉侗于奕正合撰

明刊本

紀昀編訂本

劉同人

又著南京景物略，惜其書不傳。

帝京景物略鈔一卷

陶筠厂先生手抄本 此書連序跋計共百三十六頁，現藏苦雨齋，至可珍貴。

王季重雜著

王思任 明刊

文飯小品

王思任 明刊本 此書宋長白柳亭詩話曾提及，但未詳全書卷數。苦雨齋存第三卷，雖屬殘本，要亦爲全書精華部分，俱游記也。

游 喚

王思任 眉公秘笈本

王季重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

晚香堂真本十卷

以上眉公十種藏書本

崇禎刊

醉綠居藏板

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

陳繼儒

明刊

簡綠居藏板

陳眉公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西湖臥游圖題跋一卷

抄撮書目

近代散文鈔

八

李毓芳 武林空故叢編本

山居閒談五卷

雲澤道人蕭智漢輯 嘉慶刊

延令纂二卷

王百穀 萬曆刊本

鴻寶應本十七卷

倪元璐 崇禎刊 門人沈延嘉梓 尙有代言一書

，柳亭詩話曾提過，今未見。

媚幽閣文娛初集

鄭元勳選 明刊 媚幽閣藏板 尙有文娛續集未

得見 元勳字超宗，廣陵人，萬曆進士，南明野史曾言及其死。

古今文致

劉越石原輯 閔無頗閔昭明增刪 不分卷 天啓

元年刊

古今文致十卷

劉越石原輯 王永啓增刪 天啓三年刊

古今小品八卷

陳天定輯 慧眼山房刊本 道光重刊本

張子詩文批二十一卷

抄撮書目

張 岱 稿本

瑯嬛文集十六卷

張 岱

陶庵夢憶八卷

張 岱 粵雅堂叢書本 樸社標點本 苦雨齋所

藏王見大刊本，譚復堂日記稱其工雅，實亦不能算佳，猶有錯誤。但比這更舊更精的刻本，似已不可見。

西湖夢尋五卷

張 岱 武林宰故叢編本

明於越三不朽圖贊

張岱

毛孺初評選卽山集六卷

沈承 天啟刊 附薄少君悼亡詩

七錄齋集六卷

張溥

知畏堂集十六卷

張采

寓山注二卷

祁彪佳

抄撮書目

近代散文鈔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

金聖歎批

唐才子詩甲集八卷

金聖歎選批

辛丑紀聞一卷

無名氏 又滿樓叢書本

閒情偶寄十六卷

李漁

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

廖燕 日本東京柏悅堂梓

因樹屋書影十卷

周亮工

對山書屋墨餘錄十六卷

毛祥麟

思復堂文集十卷

邵念魯 康熙壬辰刊 紹興先正遺書本

南明野史二卷

三餘氏 商務印書館鉛印

明 史

公安縣志

抄撮書目

景陵縣志

麻城縣志

山陰縣志

嘉定縣志

泰興縣志

蘭谿縣志

曲江縣志

右書六十餘種，篇幅所限，難以一一說明，聊疏其目，不免遺憾已，補願尙待之哉。 啓无附識。

俞 跋

啓无叫我爲這書作跋，於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對於啓无却未必。夫明清諸大家的文字很會自己說話的，何用後生小子來岔嘴，其不必一也。對景掛畫雖好，班門弄斧則糟，其不可二也，富這年頭兒來編印此項文件，已經有點近乎自暴自棄，何況去找新千被宣告「沒落」的，甚至於壓根兒未嘗「浮起」的人來做序和跋，這簡直有意自己做反宣傳，其

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啓无再思再想，真真一無所取。然而我非啓无，沒法叫他來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說他既經說到找到，我又何必不做呢，反正推託不了的，不如老實說我不會想到推託乾脆。而且做跋比做序還容易，據說如此。我謝謝啓无給我這一個好機會。

序跋之類照例總直接或間接地解釋那作品，我尋閱這書的目次却覺得無此必須。這都是直直落落，一無主張，二無理論，三不宣傳的文字，只要歡喜看，一看至多兩看總明白了。若不喜歡，看殺也不明白，解釋也不會再明白，反而愈說愈胡塗哩。以下的話只爲着和這書有緣法的人作一種印證

而已，說服誰，不會想。

這些作家作品之間，似乎找不到什麼公共之點，若說是趣味吧，阿貓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麼他們都在老老實實地說自己的話，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可是就這一點看，他們都是「**實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別名也，舉世同病自古如此，別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說着自己的話，那麼正道的再說點什麼好呢，不知道嗎，笨啊，說人家的話喲。這兒所謂人家，事實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們的正統文豪決不

屑於代他們立言的，或者是聖賢，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師，是這個，是那個，是X，是Y，……：……什麼都是，總之不是自己。

就文體上舉些例罷，最初的楚辭是屈宋說自己的話，漢以後的楚辭是打着屈宋的腔調來說話。魏晉以前的駢文有時還說說自己的話的，以後的四六文呢，都是官樣文章了。韓柳倡爲古文，本來想打倒四六文的濫調的。結果造出「桐城謬種」來，和「選學妖孽」配對。最好的例「八股，專爲聖賢立言，一點不許瞎說，其實論語多半記載孔子的私房話，可笑千年來的文章道統，不過博得幾種窠臼而已。既要替人

家立言，就不得不爲人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謂聖賢皇帝開山祖師之流，他們的意思並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許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時也未便仔細揣摩，活靈活現自己做起聖人皇帝祖師來，總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會落到一個圈套裏，這叫做窠臼，或者叫濫調，怒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頭子，娘們，土豪劣紳總是各式各奇的，至於戲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臉，二花臉，顛來倒去只這幾種版本而已。這是簡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說不上來。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豈不是活該。在很古很古的年頭早已觸犯了天地君親師這五位大人，現在更加多了，恐怕正

有第六位第七位來呢，正統的種子，那裏會斷呢。說得漂亮點，豈不可以說倒霉也是徽幸，可以少吃點冷猪肉，若說正經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這似乎有點發誇大狂，且大有爭奪正統的嫌疑，然而沒有故意迴避的必要。因爲事實總是如此的：把表現自我的作家作物壓下去，使牠們成爲旁岔伏流，同時却把謹遵功令的抬起來，有了牠們，身前則身名俱泰，身後則垂範後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從，還有問題嗎，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多半是從這裏來的。看到集部裏頭，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皆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運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這些不幸的支配。這些文家多半沒什麼自覺的。他們一方面做一種文章給自己頑，一方面做另一種文章去應世，已經是矛盾了。再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他們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見，所謂大的高的正的，自然還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傢伙，這簡直有點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暫且不問，我們一定受到相當的損失。沒有確實自信的見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進的氣魄，即使無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遠就此打住了。這固然一半爲時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較觀照的機會，然而

自信不堅壁壘不穩也是一個大毛病。他們自命爲正道，以我們爲旁斜是可以的，而我們自居於旁於斜則不可，即退了一步，我們自命爲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進地走，怕走得離正軌太遠了，要摔跤，跌斷脊梁骨，則斷斷乎不可。所以稱呼這些短簡爲小品文雖不算錯，如有人就此聯想到偏正高下這些觀念來却決不算不錯。我們雖不斷斷於爭那道統，可是富仁不讓的決心，絕對不可沒有的。——莫須有先生對我蓋言之矣。

準此論之，啓无選集明清諸家之作以便廣布，至少是在那邊開步走，所以即使賠錢貼工夫，以至於挨罵都是值得的

• 在初編此書時他來問我，我說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連續下去，現在也還是這個意思，就當作跋尾看罷。

十九年九月十三，北京。

俞 跋

九

後記

兩年以前我曾選了一本文集子，大部分是晚明人的文章，清初也有幾家，名之曰「冰雪小品」，欣蒙周俞二位先生作序作跋。後來就交給一個書店拿去，不料中間發生多少扭難，只能讓他退回，好事之心不勝其結癩之習，因此也就冷落下了。近來又和知堂老人談起此事，老人曰，還是把這個弄出來有意思，好留大家方便。我自己也實在感覺學校印的

此義不大愉快，別的不說，改正錯字一項，即夠得上煩苦，有一木書，既以自娛，而教學可以兩便亦復佳，遂決心重理舊編，結果乃有這兩卷近代散文鈔。爲甚麼不仍叫做冰雪小品呢，這也只覺天下萬事萬物還以老老實實的爲好耳。頂要緊底，這回可別再馬馬胡胡，須得找一個書店仔細託負他一番纔是。恰巧人文書店要刊印此書，得友人介紹成功，這于我，也可算是一件不寂寞的事了。

這裏所選共有十七個人的作品，有幾人的下半世雖在清初，而實際則是明季的遺民，所以還是明朝人的氣味。其中三袁鍾譚爲公安竟陵兩派裏邊的主要腳色，這是人所共知的

。三袁的文章，自以中郎高才逸趣，極盡變化之妙，伯修未免厚拙，小修間有率易，至于清新流麗之處，他們兄弟三人又皆兼而有之。鍾譚以幽冷勝，鍾以評點「詩歸」著稱，似不如譚之能文，然其小札子題跋之類亦有可取。餘如劉同人的澀辣，王季重的諧謔，倪元璐的僻怪，張京元李長蘅之峭拔淡遠，則又都沿着這兩派潮流下來的，不過各人的性情氣分，略有厚薄淺深之別罷了。張宗子的文章，則是能集合這兩派之長，更加上他自己生活情調裏面所獨有的境界，而融化成功另一種作風。至清初金聖嘆李笠翁輩，也還是上一期的末流，但比較的則更爲接近通俗一點了。分而論之，大抵

如此。綜而觀之，便如序跋所說，這是一種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敘事說理抒情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感不同，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而都是直直落落底說自己的話，這要算是他們惟一的特色。換言之，明朝人明白一個道理，這就是說，他們明白他們自己。再要從文學發達的途徑上推尋這種變遷之跡，覺得也頗有意義，當初王李提倡復古，主張風格，原是想轉變宋元以來凡近的氣習，未可一筆抹殺，只爲末流俗套，乃至以剿竊爲復古，學之者只在那里生吞活剝，成爲一種泥古之病，所以公安派主張發抒性靈的新文學運動，勢必會應運而生。然

而清新流麗的末流，又難免走入輕纖一路，此所以進而有竟陵派的幽深以補救之，好比一個人說話說多了，不得不繼之以沉默。此中消息，中郎與小修蓋亦曾經自覺地透露過，所謂「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卽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至互異而趨俚，超于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求，其勢必至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而小

修晚年，又每每歎于自己的文章缺少陶鍊之工與夫含蓄之趣，這真是深可值得玩味的話了。現代的散文差不多可說即是公安派的復興，惟其所吸收的外來影響，不止是佛教而為日本及西洋的文學，思想上自不免若干距離，變化亦較為豐富的多，所謂那樣底舊而又是這樣底新，知堂老人固早已先我言之矣。但由流麗而漸趨于輕纖淺率，其流弊則亦大致相同，一種必變之勢，正如公安之後不得不有竟陵派的那種簡鍊澀辣的文章出現，也是無足怪者。然則這小冊子，對於近代散文的來源去路，未始不可以富做一種參證。不過中國一切文學諸運動，歷來即受載道派把持，此類言志派的散文早就

在唾棄之列，簡直攻擊體無完膚，那里還有伸伸腳的機會哩。公安竟陵之文伏壓乃至三百多年，凍流纔漸漸溶解，可知歷史的力量實在大，而傳統思想的老脾氣却總不會離開人心，觀于現代很少有人注意明季這種新文學運動，更少有人去讀晚明人的文章，則曰下這一點點自由空氣，誰又能管保它竟究維持到怎樣地一種光景，此書其能免于所謂覆瓿覆瓿之厄者幾希乎。李卓吾批訂坡仙集曰，「大凡我書皆是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我每開卷玩看，便自有一種歡喜，是我常與我周旋久也，寧作我。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沈啓无撰于北平茗緣室。

後記二

予既選明清人雜作小品二卷，題曰近代散文鈔，其意似以公安竟陵爲歸，而亦不以公安竟陵爲歸也。大抵選文之難，難在無所見，其真有見者殆亦甚難。蓋無所見猶如矮子觀場，直是隨人誇笑，有所見則又不免阿其所好，瓦礫且視爲連城矣。選之道固未可認作小小得失，自有一種遇合存乎其間。遇不遇，明不明之辯也。夫公安竟陵諸作，其性靈精光

得以留傳于世者，固必有其獨在之價值，未必即因抹殺的批評家而絕，卻亦未必即藉選者之手眼以傳，要之傳者自不得不傳，不傳者亦無法使之必傳。然則予所選其果足以盡公安竟陵耶，其果不足以盡公安竟陵耶？昔張宗子石匱書論曰，「今人喜石評則詆王李，喜王李則詆鍾譚，亦以故喜新之習也。夫王李自成爲王李，鍾譚自成爲鍾譚，今之作者自成爲今之作者，何必詆，何必不詆？」吾願讀吾書者，亦知所謂宗法派之外，尚有非宗法派者在，知有公安竟陵者在，并知有所以成其爲公安竟陵者在，然後吾書纔真端的一小小得失者矣。至于抉剔幽滯，游目賞心，乃自不來俗物敗人意也，

予更何言哉。中華民國廿二年開歲十五日，沈啓无又記于
北平之懶禪書屋。